

新加坡唯一的华文文化双月刊

# YUAN

# 源

2023年·第3期·总期: 163 + S\$5.00



## 春风化雨 润物无声

### 陈荣照专访

- 曼珠沙华彼岸花——吴伟才的艺术与审美寄托
- 传递声乐魅力的陈仰丰
- 煮茶论杨蕙敏的舞台人生
- 檳城海峡华人谢琦意家族
- 新加坡何时开始有华人“住番”



新加坡宗鄉會館聯合總會  
Singapore Federation of Chinese Clan Associations

# 宗乡总会奖学金

## SFCCA Scholarship

### 奖学金金额

每学年最多可获得1万5000新元

### 申请条件

- 必须是新加坡公民或永久居民
- 具有初院学历或其他相等资格的学历
- 已获得本奖学金认可的中国高校录取资格

### Value of Scholarship

- Up to S\$15,000 per academic year

### Eligibility

- Singapore Citizen or Permanent Resident
- Possess 'A' Levels or other equivalent qualifications
- Admitted into selected Chinese Universities approved by SFCCA

### 申请时间 Application Period

01.04.2023 - 15.07.2023

### 咨询 For more Enquiries

☎ 6643 6475

✉ admin@sfcca.sg

🌐 <http://www.sfcca.sg/sfccascholarship>

支持单位  
Supported by



新加坡宗鄉會館基金  
SINGAPORE CLAN FOUNDATION

CULTURAL  
MATCHING  
FUND

## 编辑语

文·谭瑞荣

《煮茶论杨蕙敏的舞台人生》这一标题，让我联想起《三国演义》里的经典情节——煮酒论英雄。章秋燕通过一壶热情澎湃、香气四溢而又婀娜多姿的红枣茶，悟到的是杨蕙敏跨剧种的舞台英姿及那颗滚烫之心所绽放的艺术芬芳。

在新加坡，我们已经趋于囫囵吞枣式的“快餐化”生活方式，尤其在审美范畴。是时候慢下来，温一壶好酒、沏一杯好茶，细品狮城的人文景观和岁月沧桑啦。

“将努力构建本土人文景观者视为明星来采访、记录和宣传，以鼓励我国的文化艺术工作者”，这是《源》的编辑理念之一。也许，我们的画页没有俊男美女的容颜可以迅速抓住眼球，但我们注重的是源头活水、滴滴甘露的发掘、酝酿和滋润。因为，文化的积淀就如陈年老酒，历经岁月蹉跎，才能沁人心脾、酿出芬芳。

本期的文章，就不乏陈年佳酿：

“作为一名汉学及儒学大家，陈荣照教授一直都在默默奉献，不居功，不张扬，让人不由想到‘润物细无声’的春雨。”齐亚蓉在《春风化雨，润物无声——陈荣照专访》中的叙述，恰似“春酿”，温润醇香。

“声乐与任何一种艺术一样，深奥无底，也只有懂得她的人，才能像陈仰丰这样如此虚心，又如此倾心，苦苦追求。虽然学无止境，但到达某个境界的时候，总能给人精神上无限的满足和喜乐。”郭永秀在《传递声乐魅力的陈仰丰》一文中对受访者的书写，又似“琼露”，回味悠长。

“吴伟才的画面常常流露出冥想的境界与对整个宇宙的憧憬和思考，洛可可的曲线也因此有了圆润妙洁的佛舍利子的隐喻以及琉璃智慧光的通透。”赵宏在《曼珠沙华彼岸花——吴伟才的艺术与审美寄托》中的描绘，正如“天禄”，宽广无垠。

也许有人会问：新加坡是文化沙漠，何来的人文景观？对此，笔者不以为然。

所谓“人文景观”，其实有不同的定义。笔者以为：“人文景观”就是人与环境共同构成的独特景观；是由社会、文化、艺术、宗教及环境交汇而成的历史风情画。

就拿庾滩诚博士所写的《会馆展现的“祭祀”职能及其意涵——以花县会馆为例》来说，其老会馆传承至今的“祭祀”活动，就是一幅有历史积淀的区域风情画。陈煜所写的《槟城海峡华人谢琦意家族》亦通过其社会活动、家庭生活、教育与婚姻、墓葬等层面的观照，勾勒出上世纪初海峡华人家族的生活画面，这些都不失为人与社会、环境所构成的人文景观。

2023年·第3期·总期：163

### ■ 出版 ■

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  
Singapore Federation of Chinese Clan Associations  
397, Lorong 2 Toa Payoh,  
Singapore 319639  
Tel : (65)6354 4078  
Fax : (65)6354 4095  
网址 : <http://www.sfcca.sg>  
电邮 : [yuanmag@sfcca.sg](mailto:yuanmag@sfcca.sg)

### ■ 编辑顾问 ■

吴绍均 方百成

### ■ 编辑委员会 ■

主任：严孟达 副主任：李叶明  
委员：尹崇明 陈嘉琳 陈煜  
叶舒瑜 王书雅

### ■ 总编辑 ■

谭瑞荣

### ■ 副主编 ■

欧雅丽

### ■ 英文校对 ■

李亦欣

### ■ 总代理兼发行 ■

Chromatic Media Pte Ltd  
47 Kallang Pudding Road  
#08-15, Crescent @ Kallang  
Singapore 349318  
Tel : (65)6296 7228  
Fax : (65)6296 7585  
Email : [chromatic@singnet.com.sg](mailto:chromatic@singnet.com.sg)

### ■ 设计、分色、承印 ■

Chromatic Media Pte Ltd  
47 Kallang Pudding Road  
#08-15, Crescent @ Kallang  
Singapore 349318  
Tel : (65)6296 7228  
Fax : (65)6296 7585  
Email : [chromatic@singnet.com.sg](mailto:chromatic@singnet.com.sg)

支持机构：

National  
Integration  
Council

CULTURAL  
MATCHING  
FUND

新加坡宗乡会馆基金  
SINGAPORE CLAN FOUNDATION

### ■ 出版准证 ■

ISSN 2382-5898  
MCI (P) 049/02/2023

### ■ 出版 ■

2023年6月

# 目录

- p.4 艺术长廊 曼珠沙华彼岸花 赵宏  
—— 吴伟才的艺术与审美寄托
- p.9 旧貌新颜 红山：剑鱼传说与现实 李国樑
- p.14 吾乡吾厝 槟城海峡华人谢琦意家族 陈煜
- p.18 翻阅历史 经济花园：大自然的殖民 黄金斌
- p.23 新加坡何时开始有华人“住番” 符懋濂
- p.26 国际之窗 异域同天：鉴真和尚与东山魁夷的启发 张夏伟
- p.28 心香一瓣忆绍铭 刘奇俊
- p.30 狮城艺事 经典作品的跨境演绎 蔡曙鹏  
—— 新加坡和越南话剧舞台上的《红楼梦》





p.4 艺术长廊



p.35 余音缭绕



p.40 戏如人生

- p.35 余音缭绕** 传递声乐魅力的陈仰丰 郭永秀
- p.40 戏如人生** 煮茶论杨蕙敏的舞台人生 章秋燕
- p.44 星洲回眸** 从一张珍藏照片回顾河水山的变迁 黄绍安
- p.46 石叻风情** 消失的街景：打小人 何乃强
- p.47 炊烟岁月** 爷爷与烧肉 尤今
- p.50 学海拾珠** 会馆展现的“祭祀”职能及其意涵——以花县会馆为例 庾潍诚
- p.54 文坛掠影** 春风化雨 润物无声 齐亚蓉  
—— 陈荣照专访
- p.59 仿佛风** 茫者和山色 林尤惠
- p.60** 短诗二首 黄慧斌
- p.60** 洗从何来 黄梓玮
- p.61** 铃铛和后来 陈慧珊
- p.62 本土文学** 大妹回来了 怀鹰

# 曼珠沙华彼岸花

## 吴伟才的艺术与审美寄托





文图·赵宏

**吴**伟才1951年出生于本地一个广东籍富商家庭，家族原在小坡一带经营金店生意。他自幼喜好画画，如今却并不希望别人把他仅仅看成一位画家，而更倾向于艺术家这个头衔。在他看来，画家多数是纯视觉的，而艺术家涉及的领域会更宽泛，更深入，可以涵括文学诗歌、音乐、历史、哲学等方面。事实上，他不仅画画，而且长期在新马两地的华文媒体负责专栏写作，前后近40年，也涉猎极限探险、旅行访问、电影戏剧、歌曲演唱、文史研究、宗教哲学，以及美术史等多个领域。

1965年，正值新加坡独立之际，吴伟才还是一名在公教中学读书的初二学生，他以《夜之舞》(Dancing At Night)参加国际儿童美展并获首奖，在维多利亚纪念堂将获奖作品赠予新加坡首任总统尤索夫·伊萨(Yusof bin Ishak, 1910-1970)。1969年，他进入新加坡第一所教导实用美术的专科学校——巴哈鲁丁职业专科学校<sup>[1]</sup>(Baharuddin Vocational Institute)学习商业美术课程；1977年至1979年，经过几年时间打工赚钱，他自费赴伦敦中央美术与设计学院<sup>[2]</sup>(Central School of Art and Design)学习；2012年，在年近花甲之际，他重拾画笔，每天准时在早晨6:30分起床，7:30分开始作画至下午4:30分左右，用10年的时间完成200多幅油画，几乎悉数被人收藏；与此同时，亦不辍报章专栏写作，并出版多部自述文集。吴伟才拥有众多的读者和粉丝，这些人有不少也是他美术作品的追随者和收藏者。

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吴伟才的绘画是欧洲巴洛克(Baroque)艺术与洛可可(Rococo)风格的完美复合体。巴洛克艺术大约始于文艺复兴以后的16世纪末，是17世纪欧洲艺术的概称。文艺复兴的艺术意味着平衡、适中、克制、理性与逻辑，巴洛克艺术则代表着运动、新奇、不

安、对比、豪华以及各种大胆的融合。到了法王路易十五的时代，洛可可艺术出现，画风更为甜美，优雅华丽，突出曲线或涡卷式花纹的舒展。至18世纪中叶，洛可可艺术逐渐被新古典主义所取代。

如果说巴洛克是一位魅力四射的性感女明星，那么洛可可则是气质高雅的贵族千金。吴伟才的绘画有意识地将这两者兼顾，亦或可以说是这两种气质在他身上的集合释放。从艺术心理学的角度分析，在描述细腻的内感受时，语言是落后于艺术的，音乐、画作可以更直接地超越语言和时空的限制，直达内心。吴伟才的作品色彩鲜艳而相对柔和，主要有白色、粉色、金色、粉黄、粉绿等，于清新轻透中不失华丽壮观，于繁复中表现螺旋和花叶，以及典型的不对称形式和意趣盎然、纤巧细腻的曲线和弧线。精致的S形和C形装饰元素是画面构成的主体结构。他的绘画也着意强调沉寂肃穆的思维意识与仪式感，充满着深邃的禅意和宗教哲学气息，这在本地画家中颇为罕见。在伦敦学习期间，吴伟才接受过严格的美术教育和训练，对绘画细节有着极其专业的认识与执着。第一年的时间基本上都在处理黑、白、灰之间的关系，一幅静物可以花上一个月的时间。吴伟才说：“或许英国人的保守及仪式感一直在影响着我，尤其是曾经长期在那种犹如我童年般的阴郁湿寒天气，我渴望隐藏在巴洛克之下的对洛可可的甜恋，那甜美仿佛就是我血液里一直盼切的滋味”。

某位哲人曾经断言，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吴伟才之所以会选择如此特别的艺术风格。正是他曾经经历过一般人未曾体验过的、痛彻心扉的曲折人生与心灵历程。通过1983/1984年首届《联合早报》金狮奖散文组推荐奖文章《我和母亲》这一篇长文，人们也许可以一窥吴伟才狂野与高雅兼



《彼端》布面油画 122X91cm (2015)



《升华》布面油画 178X138cm (2019)

具的内心中，最为柔软和纠结的部分。

“‘母亲’这词，在我的童年日子里，恍若是则传奇。”<sup>[3]</sup>吴伟才成长的家族是典型的华人旧式家庭，祖父是一家之主，温文尔雅，但惧内；祖母雷厉风行，是说不二内的内当家。吴伟才的父亲是金店少东，受旧时风俗影响，生性风流，在吴伟才出生不久，祖母容忍其父另觅新欢，放逐吴伟才生母。因此，吴伟才幼年时期的家庭关爱并非是直接来自父母的天然之爱，而是隔代的关怀，在旧式家庭规矩的制约下，多少有些失之真切挚然。后来，吴伟才得知真相并想方设法寻找到生母，但性格倔强而坚毅的母亲此时已看破红尘，心静如水，没有表现出久别重逢的渴望与欣喜。这对吴伟才还不完全成熟的心灵产生了极大的震撼，对人生与世界意义的认识也有了超越年龄和理智的管束和压制。当年，若不是他在公教中学的校长张世典（Brother Joseph Dufresse Chang, 1927-2021）修士的开解，吴伟才几乎无法从痛苦与迷惘中走出来。此后，狂野与理性，优雅与犬儒，反抗与关爱，在看似矛盾却又合理的统一中，吴伟才逐渐发展出独立坚韧的人格：他管理自己、设计自己、实现自己，在若有若无的爱与被爱中，爱自己，也爱他必须爱和应该爱的人，这多少是有些过于冷静和严苛了。“我喜欢自己的脑袋有创造力，也喜欢跟脑袋有创造力的人交流。我不能忍受不公、不正义、不可以忍受愚蠢”，吴伟才如是说。他的生活至今看上去还是有些程式化的倾向：何时起床，何时开始作画，何时煮饭

进餐，都有一种洁癖式的精准与安排，流露着一种异常细心的精致与疏离之感。2015年，他皈依佛教，在精神与审美取向上，也更趋于纯粹和空灵。

吴伟才一般是同时4幅画起笔，这样可以比较节约时间，在等待其中一幅油彩干燥的同时，可以继续第二幅及其他作品的创作。在新加坡，他没有画室，把自家的客厅收拾起来，辟作展览室，客厅一角就是工作室，画架、画笔、画框、颜料，摆放整齐，清洁舒爽。他的孩子是专业摄影师，帮助他拍摄作品资料，也在访客来访时协助他接待各色人等及新老朋友。在马来西亚，吴伟才有可以常住的画室，一年中他会三不五时地越堤在马来西亚绘画创作，换换环境和心情。

吴伟才的画面常常流露出冥想的境界与对整个宇宙的憧憬和思考，洛可可的曲线也因此有了圆润妙洁的佛舍利子的隐喻以及琉璃智慧光的通透。他说：“我希望创造一种平静的，宽广无垠的宇宙。曼珠沙华，彼岸之花。没有死亡，只有穿越和遥远。”

佛教《妙华莲华经》中曾提到天雨曼陀罗华、摩诃曼陀罗华、曼珠沙华、摩诃曼珠沙华四花，即白莲花、大白莲花、赤莲花、大赤莲花，曼珠沙华就是开在天界的红花，又名彼岸之花，白色的花也称为曼陀罗花。曼陀罗花在佛经中代表适意，意即见到的人都会感到愉悦，包含着洞察幽明，超然觉悟，幻化无穷的精神。“曼陀罗”是梵语音译，藏语称“吉廓”，即坛城，象





《恩泽》布面油画 102X76cm (2019)



《山上的风》布面油画 122X92cm (2021)

征宇宙世界结构的本源，也是变化多样的本尊神及众神聚集居之处。

在西方油画系统中，巧妙置入神秘的东方元素，一直是不少画家的心心念念，梵高就曾在某种程度上受到日本浮世绘的影响。到了日本人铃木大拙（1870-1966）的时代，禅的哲学与美学概念无差别地从东方扩展到西方，并得到极大的推进和发展，对现代欧美文化界和思想界影响殊巨。铃木大拙“不仅使禅摆脱耶稣会传教士和东方学者‘替罪羔羊’式的表述，还使禅作为一种学术研究，正式进入西方视野”，“把禅呈现为一种具有心理学化倾向的特质，如他以‘自我’、‘意识’和‘无意识’等诠释禅悟体验，从而促使禅与西方心理学有进一步联结。”<sup>[4]</sup>吴伟才的绘画理念和表现技巧源自西方美术，他的内心自我暗示以及禅学文化背景渗入，使他成为新加坡本土油画艺术中强调禅宗意象的开拓者和实践者，他一直都在尝试打破规律化及模式化的视觉，在南洋的都市里寻找可以慰藉心灵的禅意。他曾经向外界寻觅，走过多年的背包岁月，如今只愿把脑海里“褶存的自然领悟，在有生之年奉还给这个世界”<sup>[5]</sup>。他的巴洛克与洛可可风格也辅助增强了那些在多数情况下认同西方文化理念的英文教育背景观众的认可度，实现了佛教禅学与世俗美学的接纳与结合。

吴伟才的出身与家世，在他的画作间有潜移默化流露；他隐忍不发的情感，更是在华丽与沉思的边缘，随处可见。在这个意义上，吴伟才与开创中国现代美术体系的大师林风眠

（1900-1991）有着诸多深层次的精神沟通。林风眠调和中西，开创现代中国画的技术和表现的新局面，画作的主题常常是孤雁、秋鹭和逆风飞翔的小鸟，以及忧郁的身着蓝衣，披着白纱的女子……在林风眠很小的时候，他的母亲因为一段特殊的遭遇差点被族人沉塘淹死，在林风眠撕心裂肺的呼喊之下得以保命，却终被驱逐，不复再见。林风眠的人生，就是一次孤旅：救母与寻母，是他始终不能解脱的情结。他曾经画过一幅《劈山救母》，那是广为流传的《宝莲灯》里的故事——三圣母与凡人相爱，产下儿子沉香。三圣母的哥哥二郎神怒其思凡，盗走妹妹的护身神器宝莲灯，并将她压于华山之下。沉香长大后，习得武艺，打败舅舅二郎神，夺回母亲的宝莲灯，并用神斧将华山劈开，救出母亲，母子终得团圆。

林风眠曾说过：“艺术的第一利器，是他的美。艺术的第二利器，是他的力。”在吴伟才的画作上，人们可以看到美，美轮美奂的华美；也可以看到力，深沉隽永的精神之力。这种力，已经溶于化骨绵掌之中，流露于细细的笔端，飘荡在弯弯曲曲、无垠无际的宇宙之中，在禅寂的云朵陪伴下，余音袅袅；又似通灵的木鱼之声，敲击着被俗世的繁华、虚荣、不解、纠缠等等一切烦恼包裹的凡人之心。

吴伟才是幸运的，他用才思，获得文学的收获，得到世人的垂青与羡慕；也用真诚与努力，换回艺术的神笔，天马行空；更重要的是，他寻到了母亲，寻回了母亲，那个带给他生命以及



《生命之树》布面油画 76X102cm (2019)

一切人间平常的人。现在，他真实地有机会可以幸福地一直陪着她慢慢老去——这也许就是人们常说的你能听到过的最浪漫的故事，得大解脱，得大自在。有诗为证，其云：

少时有孤勇，年老披白霜；  
半生飘飞鸿，一世执温良。

#### 注释：

- [1] 该学院成立于1965年，是1990年成立的淡马锡理工学院 Temasek Polytechnic 的前身之一部分。
- [2] 该学院成立于1896年，1989年并入 Saint Martin's School of Art，目前是 Central Saint Martins College of Arts and Design 学院的一部分。
- [3] 吴伟才《浮生流影》，高艺出版社（新加坡），2023年。
- [4] 孔祥珍《铃木大拙与西方语境下的禅学研究》，《武汉大学》，2010年。
- [5] 引自吴伟才接受笔者采访时的自述，2023年。

(作者为本地水墨画家、独立策展人兼国家美术馆艺术论文翻译)

## Ng Wai Choy: Mañjusaka the flower of higanbana

Ng Wai Choy was born in 1951 to a local wealthy Cantonese family who ran a gold store business. He has been fond of painting since young and now prefers to be regarded as an artist, not simply a painter. In his eyes, most painters are focused on purely visual concepts, while the fields involved by artists are broader and deeper, including literature, poetry, music, history, philosophy, psychology, and so on. In fact, he not only paints but also writes as a columnist in the Chinese media in Singapore and Malaysia for a long time. For nearly 40 years, he has also been immersed in extreme expeditions, traveling, movie and drama performances, bar singing, research in literature and cultural history, religious philosophy, art history, etc.

In 1965, when Singapore became independent, Ng Wai Choy was still a second-year student at Catholic High School. He participated in an international art competition with the work *Dancing At Night* where he won the first prize and later presented it to the first President of Singapore, Mr. Yusof bin Ishak (1910-1970), at the Victoria Theatre and Concert Hall. In 1969, he entered Baharuddin Vocational Institute, the first school in Singapore to teach practical art, to study commercial arts. From 1977 to 1979, after several years of working to save money, he went to London for further studies at the Central School of Art and Design. In 2012, at the age of 60, he regained the painting brush and has completed more than 200 oil paintings since then, of which almost all are collected. Meanwhile, he continues to write columns and has published some books of essays on old stories of Singapore and himself. He has many readers and fans, many of whom are also followers and collectors of his artworks.

In a sense, Ng Wai Choy's paintings are a perfect combination of European Baroque art and Rococo style. The colours of his works are bright but relatively soft, usually of white, pink, gold, light yellow, tender green, etc., which are fresh yet magnificent and gorgeous. His works feature exquisite threads, flowers, leaves, and typical asymmetrical forms, whereas interesting and delicate curves and arcs, S- and C-shaped decorative elements complete the main structure of the picture. His paintings also deliberately emphasise the quiet and solemn sense of meditation and ritual, full of profound Zen and religious philosophy, which is quite rare among local artists.

# 红山 剑鱼传说与现实



文图 · 李国樑

**新**加坡的小学课文，曾经收录古代新加坡的传奇故事，《红山的传说》乃其中一篇。

话说从前，新加坡海里有很多剑鱼（旗鱼）用坚韧的“长剑”攻击渔民，大家都不敢出海。国王派遣饶勇善战的军士出战，结果损兵折将，反而助长剑鱼的气焰。国王召集谋臣献计，始终想不出好办法。

男孩汉纳丁前来求见：“陛下，把香蕉树干做成围栏插在浅滩上，就可以对付剑鱼了。”国王马上命令兵士照做，剑鱼的尖嘴卡在香蕉树干上动弹不得，结果被消灭。

解除剑鱼危害后，渔民都很开心，国王却终日发愁，担忧聪明的汉纳丁长大后，可能会把自己的王位夺走，于是狠下心肠追杀他。汉纳丁逃到山上，最终还是惨遭毒手，鲜血染红整座山

岗。民间为了纪念汉纳丁，称这座山为红山。

建屋局规划的“大”红山（Bukit Merah）组屋区由中峇鲁、直落布兰雅、丹戎巴葛和红山（Redhill）组成，超过15万居民住在5万多个组屋单位里。红山的命名并不是因为《红山的传说》，而是出自亨德申路（Henderson Road）与麟谷峇鲁（Lengkok Bahru）之间的红土山丘。

## 坟山上兴建的组屋区

红山一带曾经是福建人坟山，麟记山（麟山亭 1885-1963）和姓林山（红山 1890-1967）以惹兰冢（Jalan Tiong）为界，跟附近的杨氏协源山、四脚亭、恒山亭和广东人的绿野亭形成连片的坟场。不过跟许多老坟场的命运一样，都让地给活人居住了。

1955年建造的红山弄（Red Hill Close）



1955年建造的红山弄改良信托局组屋是红山第一批组屋



红山地形图  
(根据2023年谷歌地图绘制)

1. 已拆除的太丰饼干糖果厂
2. 麟山亭北极宫
3. 麟谷峇鲁组屋
4. 前国家生产力局大厦
5. 红山工业区
6. 前建屋发展局总部
7. 已拆除的更生学校
8. 颜永成小学
9. 真龙宫联合庙
10. 新协立综合设施 (Enabling Village), 前身是红山职业学校
11. 红山巴刹
12. 红山弄改良信托局组屋
13. 城市农场 (City Sprouts), 前身是达善中学
14. 亨德申工业区, 原址是已拆除的新加坡玻璃厂

22座改良信托局组屋，见证红山多年来的发展历程。这些组屋昵称“七层楼”，特色是梯形屋顶和弧形外墙。红山弄组屋落成时，公积金购屋计划尚未落实，政府以每月52元将单位出租给受迁徙影响的红山乡村居民，20多年后将这些单位卖给住户，让居民拥有属于自己的屋子。

90年代七层楼进行提升，增加额外的厨房空间，同时增建电梯方便年长居民。这些新设施并不能阻止政府重新发展优质地段的计划，如今七层楼已人去楼空。原居民年华渐老，搬离安居多年的家，不免带些伤感与无奈。毕竟家是心血打造出来的，四面砖墙筑造的空间回荡着各家各户的故事。

## 社工必争之地

初期的红山组屋区以收入偏低的家庭居多，成为义务社会团体“必争之地”。我读大专时，亦曾在红山组织过“关怀儿童计划”活动：为孩子们免费补习、组织集体活动、参观动物园等。多年以后，他们已为人父母，早婚的甚至已经抱孙，回忆起成长的地方，依然有受宠若惊的感觉。

红山的麟谷峇鲁一带组屋，是1961年河水山木屋区大火后紧急建成的。根据欧进福的回忆录：他当区议员的时候，决定领军筹募建联络所基金，1977年中旬飞往台北，跟当地三家

电视台的管理层商讨，两个月后台视派出钻石阵容，联合香港和本地艺人在国家剧场的“星光灿烂晚会”义演。筹款委员会深受鼓舞，接下来两年先后推出巨星云集的“宝丽金”和“英保良之夜”。筹到的60万元，加上政府双倍津贴，此后居民有了现代化活动中心，学生也有了温课的地方。

红山曾经私会党云集，比剑鱼传说更令人触目惊心，如今则转型为百多万元转售组屋的生财之地。由于成熟地区的大型组屋有限，这些靠近市区的单位成为抢手货，引起屋价是否“负担得起”的热议。当然不排除有些买家因原产业集体出售，手头现金充裕，不惜高价买下心仪的屋子养老。

红山中心第169座单位曾经是建屋局总部。1960年成立的建屋局，取代殖民地时代的改良信托局。建屋局在麦士威路的年代，居民经历从租屋到拥屋的阶段。80年代建屋局迁入红山中心，重点转移到为中上收入家庭提供更大和质量较好的单位、重建旧组屋区和组屋提升。21世纪初建屋局迁至大巴窑中心的年代，建屋局已经成为最大的“产业发展商”，面对整体人口开始老化，年轻人、组屋提升者和老年人的需求各异，塑造未来大众住宅可谓任重道远。

## 红山工业化

新加坡自治的年代，进出口总值在7亿元徘徊



新加坡玻璃厂研发与制造各种汽水玻璃瓶



让早期红山居民“原地工作”的红山工业区



前国家生产力局大堂，日本生产力中心名誉会长乡司浩平馈赠的8句真言

徊，转口贸易已达瓶颈；人口则从140万增加至近200万，战后婴儿潮出生的孩子陆续进入职场，通过工业化来开拓就业机会是唯一出路。

二战前红山一带已经打下工业化基础，包括饼干厂、玻璃厂、酿酒厂、砖厂等。洋人将饮食文化如英式下午茶、蛋糕和饼干传入本地，太丰东主李俊承引入英国自动化科技来生产饼干。马来亚航空公司（后来改组为马航和新航）乘客享用的马里饼干和火炬牌糖果，都是太丰的产品。马里饼干的出现可追溯至19世纪末英国王室婚礼，当时伦敦的糕点业者特地为这场盛宴发明新口味奶油饼，本地产商将它普及化，成为平民百姓都可以享用的大众美食。

新加坡玻璃厂是本地唯一的玻璃瓶制造商，从前的汽水瓶、啤酒瓶、酱油瓶等都由它制造。玻璃厂于二战后成立，产品外销与内需各占一半。玻璃厂成立研发部门，成功推出深受消费者喜爱的三种颜色玻璃器皿，为纯无色透明容器增添时代感。

熔炉是制造玻璃产品的主要生产器材，每生产8.5吨玻璃产品，就必须消耗1吨燃油，酷热的工作环境成为员工离职的理由。80年代初在裕廊设立新厂时，新加坡玻璃厂引进自动化熔炉，燃油消耗量降低了，劳动力亦从约千名员工减少四成。熔炉员工以前每天必须喝10杯水来补充身体流失的水分，现在只需要两杯。

红山组屋区落成后，组屋外围的轻工业工厂

为居民提供“原地工作”的机会。红山职业学校招收学业欠佳，但对工艺技术有浓厚兴趣的初二学生，厂家为职业学校毕业生推出学徒训练计划，工业前景欣欣向荣。职业学校完成使命后，原址创建新协立综合设施（Enabling Village），这个特别设计的包容性社区空间，为残障和特需人士提供职业培训和就业配对等服务。

前国家生产力局是红山工业区的重要地标。80年代工业转型，从劳工密集迈入高增值的精密工程领域，国家生产力局负责提升工人技能，提倡“学日本，看日本”，全国兴起一股哈日热潮。日本成功落实的品管圈、即时管理（JIT）、看板管理（kanban management）、全面品质管理（TQM）都是考察学习的对象。日本生产力中心名誉会长乡司浩平馈赠的8句真言，镶在前国家生产力局大堂上，鼓励劳资政继续合作，贯彻通过员工、制度、领导相互配合来提升的社会发展理念。这套体系在日本发扬光大，使日本产品从“水货”脱胎换骨，成为品质与创意的佼佼者，并且从技术仿造转型为科技研发，急起直追成为经济大国。多年来，这套生产力模式对新加坡社会发展举足轻重。

## 百年古庙

红山最古老的遗迹，就是创建于光绪五年（1879年）的麟山亭北极宫。1960年代政府征用麟记山坟场的时候，古庙获得保留。根据颜



百年坟山古庙：麟山亭北极宫



真龙宫的传统建筑结构



红山职业学校原址创建新协立综合设施 (Enabling Village)，为残障和特需人士提供职业培训和就业配对等服务



城市农场City Sprouts

氏公会的资料，颜应麟（颜麟）创立麟记商行经营燕窝生意。1866年左右，他将部分土地捐献给福建会馆作为麟山亭义冢，部分保留为颜氏家族墓地。麟记路、麟谷峇鲁、麟记山等都以他的商号命名。

红山弄的真龙宫联合庙，由三间百年古庙真人宫、龙山亭、介谷殿，以及较新的万仙庙组成。联合庙反映民间信仰的沿革过程，由于原来的土地被征用，信徒为庙宇寻找新地点，形成众神共处同一屋檐下的现代格局。

30年地契到期时，联合庙在红山弄原址重建，外观呈现代风格，殿堂则保留传统建筑结构。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榫卯结合的斗拱，屋檐与栋梁通过此活动力学结构，达到支撑和防震的目的，将手艺，美学与科学融为一体。

所谓“上梁有如人之加冠”。中梁是结构力学的重要位置，宗教意义上则具有庙宇、天地、神灵与人的沟通含义。上中梁的时候，联合庙郑重其事，邀请鲁班师傅的18代弟子，从中国前来为新庙加冠。参观这座金碧辉煌的联合庙时，不妨多加留意这些别具风味的传统特色。

### 学校与重生

大家熟悉的颜永成中学，原身为百多年前颜永成创办的英华义学（Anglo-Chinese Free School）。颜永成受教育不多，但意识到掌握英文能力的重要性，决定建立一所同时教授中英文的学校，在直落亚逸创建校舍，让所有贫困学生免费入学。上世纪50年代，颜永成学校由小学转为中学。真龙宫联合庙旁的颜永成小学沿用颜永成的名字，那是由亚历山大山、河水山、亨德申，以及热心教育的猪农和乡绅们成立的更生小学合并的新学校，跟英华义学没有直接关系。

冠病疫情管制期间，达善中学旧校舍已翻修为城市农场City Sprouts，让废置的校舍负起农业教育的功能，温室则开放给公众租用。农场走的不是量产路线，而是让公众了解农作物的种植过程，或许在支持本地农产品方面，能起着潜移默化的功用。

全面工业化的年代淘汰全岛多个农场，本地从农作物自给自足变成依赖进口。冠病疫情爆发时，

## Redhill: From Legend to Reality

让我们意识到作为食品进口国供应链危机所带来的冲击，正在快马加鞭地朝“30·30愿景”前进。希望这个年代结束时，本地农产品足以提供30%的国人需求。不过务农跟其他商业投资一样，普遍受到高昂的土地、水电、科技农场资金等影响，因此有些业者提出战略资源的概念，要求将农业提升至国防战略的规格，由政府拨款给予辅助。

从古老的剑鱼传说到建屋、工业化与振兴农业，红山传达着恒古不变的信息：居安思危。智慧国愿景，亦应有危机意识；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在现实中变通才可能拥有明天。

### 参考文献：

- [1] “A Walk Through The Old Neighbourhood-Redhill Close”, <https://remembersingapore.org/2011/12/08/old-neighbourhood-redhill-close/> accessed 9 November 2022.
- [2] Kwek Li Yong, 《My Queenstown Heritage Trail》, My Community 2014.
- [3] “The Gans”, <https://ganclan.sg/en/node/895> accessed 2 November 2022.
- [4] 麟山亭北极宫碑记。
- [5] 欧进福, 《回首向来萧瑟处——欧进福回忆录》, 玲子传媒2022, ISBN 9814992526.
- [6] 《山南山北走一回(5)——归宿·新加坡华人坟山》, [https://singaporehistoryworkshop.wordpress.com/2011/10/23/山南山北走一回-\(5\)-归宿-新加坡华人坟山/](https://singaporehistoryworkshop.wordpress.com/2011/10/23/山南山北走一回-(5)-归宿-新加坡华人坟山/) accessed 31 October 2022.

(作者为英国皇家造船师协会会员、自由文史工作者)

According to the legend of old Singapore, Singapura suffered from deadly swordfish attacks. Shoals of swordfish killed fishermen with their long bills. The King sent his warriors to battle but many lost their lives. A boy named Hang Nadim suggested to the King to build a wall of banana tree trunks. During their usual attacks, the swordfish bills were caught in the trunks and they were then killed by the soldiers. While the fishermen were happily resuming their daily routine, the king fell into depressed mood, worrying that the boy will one day become a threat to the throne when he grew up. Han Nadim was executed and his blood stained the entire hill. The hill is known as Bukit Merah (Redhill) in honour of Han Nadim.

The HDB's Bukit Merah housing estate consists of Tiong Bahru, Telok Blangah, Tanjong Pagar and Redhill, with more than 150,000 residents living in over 50,000 HDB flats. Redhill is not named after the swordfish legend, but from the hill covered by red earth between Henderson Road and Lengkok Bahru.

The Redhill vicinity was once a burial ground for the Hokkiens. The land was surrendered to the living just like many old cemeteries. In 1955, the first batch of the Singapore Improvement Trust (SIT) blocks was erected on Red Hill Close. The Government rented out the flats at S\$52 per month to those who were affected by the kampung resettlement. These blocks were upgraded in the 1990s to add extra kitchen space, while additional lifts were built for the convenience of the older folks. However, these new facilities did not stop the government from redeveloping the prime site. They are now all vacated and in the process of tearing down.

In the early days, the Redhill HDBs housed mostly low-income families, drawing various voluntary social groups to give free tuition to children living in the area. Now that these children are parents and even have grandchildren, they still recall the place where they grew up with a feeling of being cared for.

Redhill, once a place where secret societies were more alarming than the legend of the swordfish, has been transformed into a lucrative place of which resale flats would fetch over a million dollars. There are possibilities that some buyers have sold their properties through en-bloc sales and garnered massive cash on hand. They are more than willing to pay a high-end rate for a home they want to retire in.

During the years of self governance, the value of imports and exports hovered at around S\$700 million. On the other hand, the population had grown from 1.4 million to nearly 2 million. The post-war baby boomers were entering the workforce, making industrialisation the only way forward.

Before the Second World War, the foundation for industrialisation had already been laid in the Redhill area where there were biscuit factory, glass manufacturer, brick factories, beer and wine breweries etc. With the completion of the Redhill HDB estate, light industrial estate on the outskirts here offered “working in place” for the residents. The Bukit Merah Vocational Institute (VI) enrolled Secondary 2 students who were weak in academic subjects but technically superior. Manufacturers took in the VI graduates through apprenticeship programmes. The future of industrialisation future was thriving.

In the 1980s, Singapore was driving the change from labour-intensive to high value-added precision engineering industry. Another bold change was to link worker wages with productivity. The National Productivity Board (NPB) then was tasked with fronting the nationwide effort. The plaque of Eight Basic Doctrines of Productivity from Kohei Goshi, Honorary Chairman of the Japan Productivity Centre, was mounted at the lobby of the former NPB building. It reminded us productivity symbolises one of the highest values that mankind should persistently pursue. It helps to create peace, strengthen democracy, and generate cooperative efforts among the government, business, and labour. In a nutshell, it makes the world a better place. The fundamental philosophy of productivity has been pivotal to Singapore's social development over the years.

# 槟城海峡华人 谢琦意家族



文图·陈煜

**新**加坡、檳城、马六甲曾是英国海峡殖民地的三州府，也是华人在马来亚聚集的地区。目前华人在三地的人口比例分别是：新加坡将近76%，檳榔屿约56%，马六甲约25%。研究新加坡华社早期历史时，常提及从马六甲而来的海峡华人的领导地位；论及20世纪初从福建而来的新客领袖，不少人先落脚檳城，进而南来新加坡；讨论马来亚华人望族时，不难发现他们在三地之间建立起广泛的家族与社交网络。

坐落于新加坡广东民路的林氏大宗祠九龙堂兴建于1928年，在众多的捐款宗亲中，林萃龙、林汉和兄弟位列第四，是较为特殊的人物。大多数的捐款人出生于中国，他们却是生于新加坡的海峡英籍民，父亲林清沙是南来第一代，原籍思明县前头社，两兄弟均接受英文教育成为执业医生，活跃于公共领域。不同的是，林汉和在爱丁堡大学获得医学学位后于1920年返回新加坡，1931年获封太平绅士，1946年受封为爵士，终老于新加坡。林萃龙则是在1913年底在新加坡爱德华七世医学院获得医学学位后北上前往檳城，1937年获封太平绅士，终老于檳城。

林萃龙的经历显示一个华人家族从厦门到新加坡再到檳城的移民轨迹。初抵檳城时，林萃龙在地方医院担任助理外科医生，不久便辞职开设思明药房，1915年与谢瑞云结婚，两人育有4子4女。长子为敦林苍祐医生，幼子为拿督斯里林苍吉，檳城有两条马路分别以林萃龙医生和敦林苍祐医生命名，父子两代成就檳城名门望族，除了他们的人品修养与专业知识，另一不可忽略的因素是出生于檳城世家的林萃龙夫人谢瑞云。

谢琦意（1868-1943）是瑞云的父亲，在檳城是颇具威望的富商，除了经营酒类等贸易，也是大矿主与种植业主。西塘谢氏是檳城五大姓之一，谢琦意是在檳城出生的第三代英籍民，在圣方济各书院接受良好教育，曾与林文庆医生一同参加女皇奖学金考试，以关心公共事务与擅长英文演讲而闻名于海峡华人圈。1917年获封为太平绅士，与他同时获此荣衔的另外四位霹靂州华人，分别是余东旋、郑太平、胡子春、Chan Heang Thoy。

时人眼中的谢琦意，无论在公共和私人领域都是模范公民。他相信一夫一妻制对于稳定华人社会家庭的重要性，1918年9月带领檳城支持者前往新加坡，在林文庆医生的引荐下，亲手向英国殖民总督提交请愿书，要求实行海峡华人婚姻注册。谢琦意的婚姻家庭观念，特别是对于女儿教育的重视，无疑影响了林萃龙家族。本文通过梳理谢琦意家族谱系，分析其墓地设计，探讨英籍海峡华人的宗族观念与华族文化认知。

## 家族与家庭生活

谢琦意常针对时事发表评论，当地报刊盛赞其卓越的英语能力。目前无法确知他的华语水平，但确认其为佛教徒，了解华族文化，能以福建话参与华社活动，曾担任谢公司主席和信托人，有着跨文化的比较能力。早在1898年，就对批评华人蓄辫行为的言论表示不满，认为须尊重不同种族的习俗。1908年主持林文庆医生在檳城的题为《真正的华人绅士》（The Real Chinese Gentleman）的演讲，对于孔孟之道并不陌生。





谢琦意墓（图源：林苍吉摄于2023年4月3日）

谢琦意原籍福建省漳州府海澄，为西山第21世，祖父谢寒掩1823年任谢公司家长，葬于峇抵万章塚。父亲谢子芹葬于峇抵眼东塚，母亲Kam Boon Kim于1923年1月11日去世，享寿78岁，遗下5个儿子，谢琦意有两个兄长和两个弟弟。他曾提及祖父与父亲均为英籍民，能以第一代移民背景获得英籍，不难推测谢寒掩具有相当的社会与经济成就。

谢琦意曾在新加坡经商多年，就职于族亲谢自友的商号Ban Hock Bee，后携妻女返回檳城，成立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公司Cheah Kee Ee&Co.，华文名称为“香泉”，主要经营酒类批发零售，兼营西式酒精灯、怡保大理石与石灰公司等代理，后在北马各地开发经营种植园和锡矿。

谢琦意的婚姻与家庭生活堪称海峡华人典范。他与妻子李官韵（1877-1932）感情盛笃，两人育有2子7女。1918年3月8日在Morningside宅邸举行盛大宴会庆祝银婚纪念，他致词感谢妻子对于家庭的贡献，强调一夫一妻制的重

要性，呼应他所领导的海峡华人婚姻注册请愿活动。1932年10月5日谢琦意夫人在与朋友们交谈时突发脑溢血，当晚9点去世，享寿56岁，9日以佛教仪式安葬。

## 女性教育与婚姻

1933年谢琦意墓立碑时，在世的儿子为羨江、羨时，次女瑞云、四女黄云、五女霓云、六女集云。已去世的长女Phaik Hoon、三女Keng Hoon、七女Hooi Hoon的名字未见于墓碑。谢家两子均不见于媒体报道，目前仅知幼子生于1913年1月20日。谢家五女的订婚与婚礼则都在报端披露，包括1911年10月2日长女与Ong Kee Cheong结婚；1915年10月8日次女瑞云与林萃龙医生结婚；1917年5月28日三女Keng Hoon与Ong Swee Hoon结婚；四女黄云1918年3月30日与Khoo Kim Hun结婚；1920年10月5日五女霓云与Ong Huck Leng结婚。

值得关注的是，谢琦意次女、四女与五女都在Morningside宅邸举行结婚仪式，被称为豪华

时尚的华族式婚礼。林萃龙与谢瑞云结婚时，林清沙夫妇从新加坡到槟城出席长子的婚礼。谢家女儿婚后多住在娘家或是邻近。虽然夫家在槟城，五女霓云婚后住在娘家。次女瑞云先是住在娘家，次年林萃龙在隔壁地块兴建思明别墅，直到1929年才搬到中路的思明堂。谢家女儿的婚姻生活，不仅显示谢琦意的社会地位，也反映出海峡华人家庭有别于传统的家庭模式。

谢琦意的女儿均接受良好教育，多就读于政府女子学校，四女黄云是当时少数通过剑桥高级考试的华人女生，也是优秀的钢琴家和华人学者。次女瑞云1918年曾跟随父母与丈夫前往新加坡递交海峡华人婚姻注册请愿书。她喜爱运动，擅长网球，以林萃龙医生夫人的身份活跃于社交圈，1936年与丈夫一同送长女秀兰前往英国就读于伦敦国王学院，两人在欧洲游历半年之久。

## 华洋融汇的墓地

谢琦意墓坐落于谢石塘家塚内，这片30英亩的墓园开辟于1901年，是世德堂谢公司为安葬族人所购置的墓园。谢琦意墓面向园内道路，与拜亭相距不远，墓志铭落款为“哀子立，民国二十二年”。虽然是以儿子的名义所立，这座墓应是按照谢琦意的意愿设计建造的，融汇华洋两种

风格，反映出他对于家族和人生的思考，以及他的审美趣味与社会网络。

方形的墓埕略微高起，以铁花栏杆形成椭圆形围合，止于墓碑两侧，铁花门正中有“寿”字造型，两侧设有门柱，左边阳雕“盼断高原万冢愁，英雄到此事皆休”，右边阳雕“人生何必空强想，贫富当归土一坵”。墓埕的下埕以水泥铺面，上埕则以45度斜铺方形大理石板，正中长方形装饰彩色水泥地砖，中央图案为极乐净土莲花图案。

墓龟是福建传统式样，左侧设有福神石像，右侧设有山灵石像。以白色大理石贴面的墓碑设计新颖，正中为三角山花造型，顶部装饰线角，墓碑雕刻展开的书本造型，上方刻有谢琦意的辈份——“西山廿一世”，书页左侧为男性墓主的生卒日期、享寿以及儿子的名字，书页右侧则是女性墓主的生卒日期、享寿及女儿的名字。墓肩的墓志铭详细记录谢家的祖籍地，三代人的名讳、墓葬之地和社会成就。墓桌面以英文记录墓主的个人与子女信息，正面雕刻“得其所哉”四字。

谢琦意墓有三处材料与工艺做法，反映出他的审美趣味与社会网络。首先是大理石碑的雕刻，采用阴雕浇灌金属磨平的做法，这一特殊的工艺出现在其公司作为怡保大理石与石灰工程



槟城世德堂谢公司祠堂的铁花栏杆

谢琦意墓采用相同的铁花栏杆

公司代理的招牌上。其二是墓埕的极乐净土莲花图案，与落成于1931年的槟城佛学院大堂铺地相同，这一机构主持了谢琦意夫人的佛教葬仪。其三是与世德堂谢公司祠堂相同的铁花栏杆，1933年谢琦意担任机构主席时主持了该建筑修复。

## 结语

1932年妻子去世后，谢琦意淡出商业和社会活动，但保持活跃的晚年生活。1935年以68岁之龄在槟城狐步舞比赛中获得冠军，虎标万金油大王胡文豹为其颁奖。不幸的是，1936年12月31日五女霓云去世，年仅35岁。因商务遭受重创，谢琦意被迫出让Morningside宅邸，迁居于女婿林萃龙的海边别墅直至终老。

1943年3月6日谢琦意去世，享寿76岁，与妻子同葬于10年前亲手打造的长眠之地，记录了他对世事的怅然与生命的欣慰，也留下了珍贵的家族记录。其墓碑的书页造型和书写格式，出现在女婿林萃龙与外孙林苍祐的墓碑中，让人得见海峡华人家族与文化遗产的另一种方式。华人对于身后世界的规划，是现世生活与情感的延伸，谢琦意墓与谢石塘家塚中的许多墓葬是不同世代人物的生命记忆，也是马来亚华人珍贵的文化遗产。

感谢拿督斯里林苍吉分享其外祖父谢琦意的生平事迹，并对本文提出反馈意见。

(作者为ON-LAB创办人兼主持人、本刊编委)

# Straits Chinese in Penang: The Cheah Kee Ee Family

Lim Chwee Leong and Lim Han Hoe, the two brothers, were ranked the fourth largest donors for building of the Lim Clan Association Kiu Leong Tong at Cantonment Road in 1928. Their father, Lim Cheng Sah, originated from Xiamen and was the first generation in Singapore. Being Singapore-born British subjects, these two brothers were educated to become practising physicians and were active in the public sector. Lim Chwee Leong went to Penang to practise medicine in late 1913. In 1915, he married Cheah Swee Hoon from a prominent Chinese family in Penang. Their eldest son was Tun Dr Lim Chong Eu, and the youngest was Datuk Seri Lim Chong Keat. Lim Chwee Leong was appointed Justice of the Peace in 1937 and died in Penang in 1957. Lim Chwee Leong's life shows the migration of a Chinese family from Xiamen to Singapore and then to Penang.

Cheah Kee Ee (1868-1943), the father of Swee Hoon, was an established and wealthy Penang merchant. His family originated from Sek Tong Village, Zhangzhou, Fujian. Being the 21st generation of Xi Shan, he was the third generation in Penang. Born as a British subject, Cheah Kee Ee received a good education at St. Xavier's Institution. Upon graduation, he went into business in Singapore. Later, he returned to Penang to set up Cheah Kee Ee & Co. and expanded his business to plantations and tin mining in North Malaya.

Cheah Kee Ee's interest in social welfare and eloquence in English made him a public figure in the Straits Chinese community. He was appointed Justice of the Peace in 1917. On the other hand, he could engage in public debates on Chinese issues in Hokkien and was chairing the Cheah Kongsì in the 1930s. Believing in the importance of monogamy in stabilising the Chinese community, Cheah Kee Ee led the petition for registering the Straits Chinese marriages in 1918. He and his wife, Lee Keong Oon (1877-1932), had two sons and seven daughters. Their well-educated daughters tended to live in or near their maiden home after marriage.

Mrs Cheah Kee Ee died on 5th October 1932 at the age of 56 and was buried in the Cheah Sek Tong Private Cemetery. Cheah Kee Ee designed and built the grave in 1933. After losing his Morningside residence, he stayed in Dr Lim Chwee Leong's seaside villa till his death on 6th March 1943, at the age of 76.

Cheah Kee Ee's grave was designed in an eclectic style. His son-in-law Lim Chwee Leong adopted the gravestone's unique layout. The Chinese design of the grave for the afterlife world was the last expression of their life ideals. The inheritance in the grave design of the Cheah and Lim gives a glimpse of how the heritage of a Straits Chinese family was passed down for generations and how they nurtured their knowledge of Chinese culture in family life. Cheah Kee Ee's grave and many others in the Cheah Sek Tong Private Cemetery embedded the memories of their life. They are the Malayan Chinese cultural heritage.

# 经济花园

## 大自然的殖民



文图 · 黄金斌

**植** 物园武吉知马区块划分成几个主题花园：彩叶园（Foliage Garden）、民俗植物园（Ethnobotany Garden）、种子银行（Seed Bank）和生态湖（Ecolake）旁的生态花园（Eco-garden）。Eco有两个涵义，第一是生态（Ecological），为到访的大众叙述人类与其所处的生态系统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第二是指经济（Economical），因为这里的植物依旧是经济作物，也道出许多与这片土地息息相关的故事——殖民地时期的经济花园。

下大量培育、种植和收成的经济作物，以为帝国开发资金来源。

法国东印度公司于1737年在毛里求斯建立了旁普勒姆斯植物园（Pamplemousses Botanic Garden），起初种植木薯和蔬果来为驻扎的军队当作粮食，后来实验性种植了桑树，企图获得桑叶养蚕取丝。随后还大量种植了甘蔗、豆蔻和丁香等。值得一提的是，这座植物园的名字Pamplemousses就是法文中葡萄柚的意思，源自荷兰语“臃肿的柠檬”。相信也是因为这种经济作物来自当时荷兰东印度公司殖民地。

在东南亚的一隅，荷兰东印度公司也于1817年在巴达维亚（今雅加达）设立了茂物植物园。其实早在1811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在爪哇战争胜利后，身为爪哇副总督的莱佛士就入驻了当时茂物植物园隔邻的宫邸。1814年，莱佛士的妻子奥利维亚病故于爪哇，而茂物植物园内就立有一座她的纪念碑。在第一份英荷条约签署后，英国

### 殖民地时期的植物园发展和经济作物

其实早在18世纪，欧洲列强就在各自的殖民地开始建立植物园来满足本国或是殖民地的需求，并把种植出来的一些作物当作药用，解决时常发生的疾病问题。19世纪后，英法荷等东印度公司将其当作试验基地，用以“驯化”（cultivate）原本在地野生植物，转变成能在人类控制



经济花园的历史标识板（摄于植物园）



莱佛士第一任妻子奥利维亚的纪念碑就在茂物植物园内（图源：jakartabytr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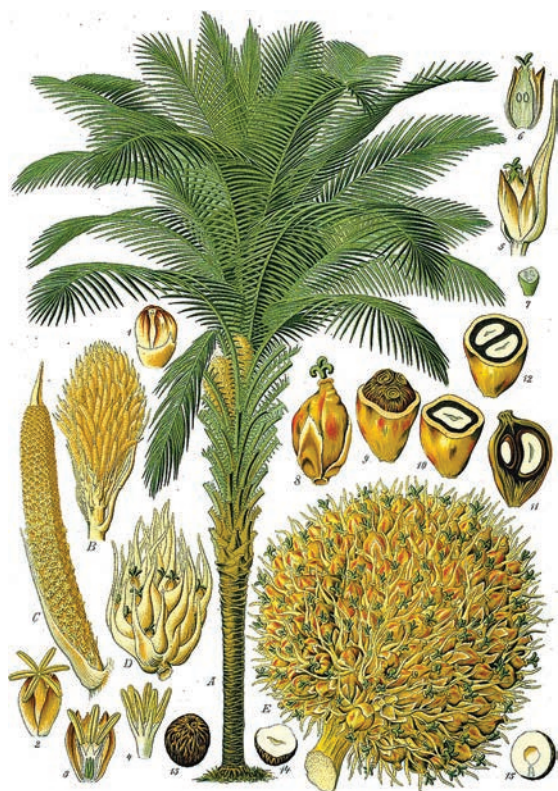
于1816年将爪哇归还给荷兰。在那之后，茂物植物园和新加坡植物园有着极其相似的命运。

荷兰东印度公司着手将其打造成区域性经济作物研究和保育枢纽，经济作物包括了橡胶、金鸡纳、咖啡、香草和油棕树。1848年，荷兰人尝试把从西非带来的油棕树种子（*Elaeis*

*guineensis*）栽种在茂物，相信就是东南亚一带油棕树的“老祖宗”。就像橡胶一样，油棕随着工业发展的脚步扩展到了全世界。由于茂物植物园和新加坡植物园一样有着丰富的历史，印尼在2018年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请将其列为文化遗产。

英国东印度公司于1786年在当时英属印度的加尔各答设立了植物园。倡议设立植物园的罗伯特凯特（Robert Kyd）中校在写给伦敦的信中清楚地阐明了设立植物园的重要性：除了解决殖民地饥荒的问题和支持帝国在东印度的贸易活动之外，更重要的是要避免大量白银外流到印度和中国。

原来，18世纪的欧洲人尤其是英国人很爱喝茶，1784年英国的茶叶税骤降后导致茶叶贸易额在两年内翻了三倍，而中国是当时世界上唯一的茶叶外销国。为了避免大量白银外流，19世纪初英国人迫切需要寻找中国茶叶替代品。直到1834年的平安夜，加尔各答植物园负责人纳撒尼尔·瓦里克（Nathaniel Wallich）成功献出一份厚重的圣诞礼物——阿萨姆种茶叶。该植物园成功培育出来的另一项经济作物就是甘蔗，它可以用来生产喝茶需要用的糖。从此红茶和糖就是英国人“下午茶”的首选！1865年，时任植物园负责人的汤姆士·安德森医生（Dr. Thomas Anderson）成功地培育出了金鸡纳（*Cinchona*）。金鸡纳是一种源自于南美洲安第斯山脉的植物，其树皮可提炼成奎宁，是治疗疟疾的主要成分。当时疟疾是欧洲人在热带地区的恶梦，而金鸡纳的成功培育，犹如欧洲拓殖民者有了“护身符”。



油棕树标本图



油棕树的纪念碑（图源：互联网）

## 新加坡植物园经济花园的发展和贡献

新加坡植物园的经济花园始建于1875年，由当时另一个英殖民地锡兰调任过来的亨利·默顿（Henry Mortun）开发，并致力将经济花园打造成殖民地政府研究植物学与自然科学的机构。然而，许多殖民地官员由于没有看到其立竿



见影的效益，一直对他施加压力，甚至上奏中央削减预算。默顿并没有因此而丧失斗志，他把邱园（英国伦敦皇家种植园，Kew's Garden）送来的利比亚咖啡试种在植物园内。而幸运的是新加坡植物园内的咖啡树没有感染上当时肆虐于锡兰咖啡树的咖啡驼孢锈菌（俗称咖啡锈病，让咖啡树大量落叶而死亡）。1880年，咖啡树的种植面积扩大100英亩。10年后，咖啡在新加坡的种植面积翻倍到1000英亩，是当时海峡殖民地的主要栽种的经济作物，成为经济花园的第一项成功案例。

在好不容易熬出一些成绩后，默顿终于可以将经济花园继续扩张并引入更多经济作物。他将从华人手上“买断”的林地与政府授予的军事保护区营地转换为他经济花园的耕作地。如今便是新加坡国立大学武吉知马校区和植物园经济花园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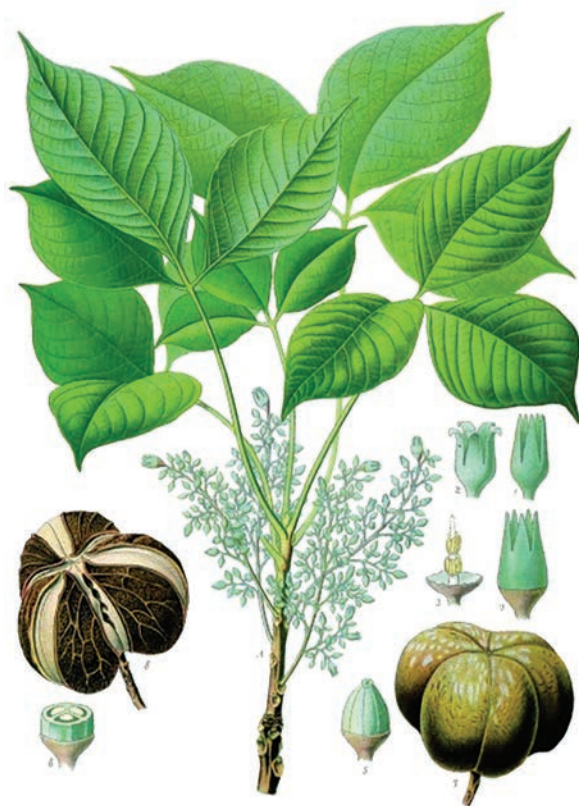
所在地。1881年纳撒尼尔·坎特利（Nathaniel Cantley）接管植物园后“新官上任三把火”，随即展开了浩大翻土和移山工程。直到1888年，取代坎特利走马上任植物园园长的亨利·里德利（Henry Nicholas Ridley）到来之前，这片经济花园栽种了各式各样“漂洋过海”而来的蔬菜，为本地的农产品市场带来多样化的选择。

当时，其他殖民地的经济花园表现得越来越出色（比如之前提及的茂物植物园所生产的金鸡纳，占了当时全球疟疾药物供应量的90%），里德利面对史无前例的压力。殖民地政府希望看到经济花园不只是生产能供应新加坡市场的蔬菜水果，而是要生产出能为政府带来更多效益的“植物界明星商品”。在里德利绞尽脑汁日以继夜的尝试下，许多经济作物被带来新加坡植物园试种。1890年，里德利把所有经济作物按照其性质、种植方式、产能等等重新规划并栽种。其中最茁壮成长的植物之一的牧竹，或俗称印度实竹（学名Dendrocalamus），其坚挺的竹竿用来做建筑支撑用途或是做成印度和英国骑兵的长矛柄。现在植物园各处都能看到竹子的身影，而生态园更是有一个竹子栽种区。

除此之外，在开埠初期新加坡拥有大量的茅草。据粗略估计，19世纪中叶茅草至少占据了新加坡岛屿面积的三分之一。茅草（学名Imperata cylindrica），本地也叫白茅或拉郎（Ialang）。由于19世纪初大量种植的甘蜜需要砍伐大量木柴来生火提炼甘蜜膏，而且当甘蜜收成几次后就会造成土地贫瘠而无法继续栽种，园主就会放弃那块土地进而迁往另外一片土地继续栽种。大量的伐木和迁徙造成了原始森林面积从原本60%缩小到7%，而这些土地大多会被白茅侵占。里德利就把脑筋动到了这唾手可得的茅草上，试图把废物转换为商机。在里德利的指示下，植物园把白茅全身上下进行了详尽的实验研究，从堆肥到盖茅屋再到入药和酿酒。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其中一项令他满意的结果是把白茅变成制纸张的原材料！里德利与他的实验园主的报告显示，用

白茅制成的纸张质地足以媲美欧洲同类产品。不过由于白茅过于侵略性，要种植并不容易，而且生产成本太高，所以用白茅造纸的念头就慢慢地“无疾而终”了。然而里德利尝试利用废物再转变为商机的精神值得嘉许，这项实验也奠定了经济花园从农作物转换成经济作物研究地的基石。

里德利有另一个称号就是“疯狂里德利”或“橡胶里德利”，源自于他大力向当时的园主推销种植橡胶。20世纪中期，马来亚生产的天然橡胶占了世界生产总量的一半，让新马的名字出现在世界历史的舞台。橡胶（*Hevea Brasiliensis*）也叫三叶胶或巴西橡胶，原产于南美洲巴西，其在19世纪中旬迎来了第一次黄金期。当时欧洲把天然橡胶防水、耐磨、不导电的特性发挥得淋漓尽致，加上电灯和汽车的发明与普及，推波助澜地带动了人们对电线绝缘外皮和轮胎等胶制品的需求。19世纪70年代英国打破了巴西对橡胶的垄断，偷偷地把橡胶种子运往邱园和分发到其他的殖民地栽种。然而因为气候和地理因素，橡胶无法在锡兰和邱园大量发芽繁殖，赤道气候和地形与巴西相近的东南亚就成了英殖民地政府的心腹之选。1877年，22株橡胶幼苗被送往新加坡，其中11株栽种在经济花园内，这就是东南亚橡胶的“祖先”。其位置大略在现在的交响乐湖（Symphony lake）附近，园方还特地为这一棵“祖宗树”设了一个纪念碑呢！



三叶橡胶标本图

但是里德利起初在推广橡胶种植时可不是一帆风顺的。因为种植橡胶需要投入大笔资金，而橡胶需要至少7年时间来成熟，此外当时的割胶作业是用斧头在树身开出许多伤口导致橡胶树在几次收成后就倒下了。纵使里德利一直大力推销橡胶种子，种种的原因还是导致新马一带的种植者兴致缺缺，唯独当时在马六甲

的海峡华人陈齐贤愿意率先在自家的咖啡种植地尝试种植橡胶。随着橡胶的价格因为工业的需求水涨船高，园主们的立场慢慢转变，新加坡植物园接到橡胶种子的订单也越来越多。里德利和他的团队这时在经济花园对橡胶种植和收成进行实验。20世纪初期，他们发布了大量研究报告，发现在黎明前收成的胶汁较多而



十一棵橡胶树最初的栽种点

为“祖先树”设立的纪念碑

且较宽的种植间距可以提高产量。里德利也研发了不会伤害橡胶树的“鱼脊型”收成法，也就是用特制的镰刀在树身连续划出类似“V形”导胶口，胶汁顺其流到胶杯然后收集。经济花园的这项研究，促使区域形成了一个从种植、收成到加工的橡胶经济生态圈，让马来亚半岛取代巴西成为当时世界主要的天然胶生产地。里德利和橡胶的故事对植物园成功申遗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植物园内也有许多关于橡胶的故事让大众们去寻幽探秘！

里德利赋予了经济花园新的使命，也就是成为区域解决植物问题的科研基地。其另一个重要的贡献就是间接促成了第一部“反昆虫”立法——《1890年椰子甲虫条例》。当时马来半岛的椰子种植园长期被甲虫侵害导致收成欠佳甚至死亡。里德利在经济花园搜集整理资料，并在1889年发布了他的研究成果。海峡殖民地隔年就根据这篇研究，制定了法律而且设置“椰子树稽查员”来取缔违例者。直到20世纪初椰子甲虫已经不再对新加坡椰子树构成威胁，显示了经济花园研究的重要性。无独有偶，19世纪70年代，甲虫对新加坡的豆蔻树也造成了伤害，使得新加坡不能像马六甲和檳城一样大量种植豆蔻。里德利在经济花园也对豆蔻树进行了研究并于1890年发布了他的研究成果，使之克服虫害并在新加坡开始种植。

新加坡植物园里的经济花园，不仅记录了殖民地时期的植物园园长如亨利·默顿、纳撒尼尔·坎特利、亨利·里德利及众植物学家和热爱植物的先辈们不辞劳苦的耕耘，也展现了植物园在那段时期对新加坡乃至全世界扮演的重要角色。然而殖民者曾经引入大量劳工，奴役殖民地人民的行径仍然遭到后人所诟病。

经济花园的故事，是否又能为国人提供在经济和生态间取得平衡的启示？此外，经济花园也证明了实验精神和科学求证精神，对于经济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就如因为里德利的努力坚持，让新加坡得以参与了天然橡胶工业的起源这历史

性的事件。虽然植物园的科研角色已经逐渐淡化，并交予更专业的政府机构进行，然而随着植物园申遗成功，想必将继续对新加坡植物多样化扮演重要角色，也为大众带来更多休闲绿地。国人亦能在享受自然的馈赠之余，不忘当初植物园对新加坡的贡献。

#### 参考文献：

- [1] Berbagi, M. (2021). Palm Oil Monument in Bogor Botanical Gardens. Retrieved from Lovely Bogor: <https://lovelybogor.com/palm-oil-monument-in-bogor-botanical-gardens/>
- [2] E.Henson, I. (2012). A Brief History of the Oil Palm. Production, Processing, Characterization, and Uses.
- [3] Hooper, D. (1929). Chinese Medicine in Chinese Pharmacy. The Gardens' Bulletin Straits Settlement.
- [4] Kebun Raya Bogor. (2021). Retrieved from UNESCO World Heritage: <https://whc.unesco.org/en/tentativelists/6353/>
- [5] Lady Raffles Memorial Monument. (2021). Retrieved from jakartabytrain.com: <https://jakartabytrain.com/2017/07/15/lady-raffles-memorial-monument-for-get-me-not/>
- [6] P.Barnard, T. (2016). Nature's Colony-Empire, Nation and Environment in the Singapore Botanic Gardens. Singapore: NUS Press.
- [7] Singapore Botanic Gardens. (2020). Retrieved from Eco-Garden and Eco-Lake: <https://www.nparks.gov.sg/sbg/our-gardens/bukit-timah-core/eco-garden-and-eco-lake>
- [8] Straits Settlements Blue Books. (1886).
- [9] The Botanic Garden of Pamplemousses. (1919). Bulletin of Miscellaneous Information (Royal Botanic Gardens, Kew), 1919, Vol., 276.
- [10] The Royal Botanic Gardens, K. (2021). Cinchona calisaya. Retrieved from plants of the world online: <http://www.plantsoftheworldonline.org/taxon/urn:lsid:ipni.org:names:746718-1>
- [11] The Royal Botanic Gardens, K. (2021). Elaeis guineensis. Retrieved from plants of the world online: <http://www.plantsoftheworldonline.org/taxon/urn:lsid:ipni.org:names:666802-1>
- [12] Thomas, A. P. (2006). The Establishment of Calcutta Botanic Garden.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Jul., 2006, Third Series, Vol.16, No. 2, 165.

(作者为新加坡博物馆中文义务导览员)



# 新加坡何时开始有华人“住番”



文图·符懋濂

## 我

在教学过程中（包括教《马来亚史》《东南亚华人史》《东南亚华人社会》）经常面对学生提出的几个问题：华人何时移居到南洋？何时开始“住番”于新加坡？华人“住番”的原因或目的是什么？

要准确回答以上问题并不容易，因为没有足够的历史记载或历史文物可以佐证。学者们当然也没有共识，而且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多属于个人的主观臆断。因此，我个人认为，谁的说法比较接近或符合史实，就取决于其所掌握的历史资料与所采用的历史方法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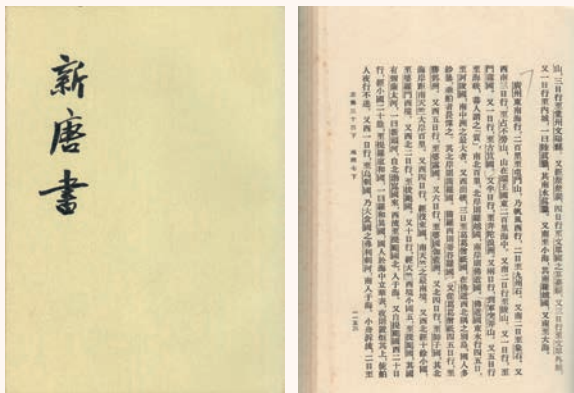
研究历史尤其是悬而未决的历史课题，我们往往需要同时使用望远镜与放大镜，即同时采用宏观视角与微观视角，缺一不可。正如中国著名史学家翦伯赞在《历史哲学教程》所说的：“分析不怕细致、深刻，否则不能揭示历史事件的本质，综合不怕全面、概括，否则不能显示历史的全貌、线索。因此，在分析的时候要钻进个别历史事件里去，用显微镜去发现问题；在综合时，又要站在个别历史事件之外，高瞻远瞩，用望远镜去观察历史形势。”

基于以上历史方法论，我们应该可以从以下几个领域，进行宏观与微观的探索。首先，我们得了解中国古籍中的南海（南洋）与新加坡。根据班固的《汉书·地理志》记载，早在二千多年的西汉武帝年间，中国与南海（南洋）便建构了海上丝路。中国正史中的帝纪、列传或地理志、食货志，不时提及或讲述南海某些邦国。例如：定都于巨港的三佛齐是南洋最重要国家之一，《旧唐书·帝纪》就提及三佛齐曾七次遣使进贡，最早一次是在唐太宗贞观二十一年（公元

647年），最晚一次在唐玄宗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又如（梁）沈约《宋书·蛮夷传》中简介了南洋七国，即林邑国、扶南国、诃罗陀国、呵罗单国、罽皇国、罽达国、阁婆婆达国；（唐）房玄龄主编《晋书·南蛮传》再讲述了中南半岛的林邑国与扶南国。又如（唐）姚思廉《梁书·海南诸国传》对南洋似乎更重视，除了讲述林邑、扶南，还增添了盘盘、丹丹、干陀利、狼牙修、婆利等五国；（唐）魏征主编《隋书·南蛮列传》介绍了中南半岛、马来半岛的林邑、真腊、赤土三邦国。再如《新唐书·地理志》关于海上丝路的叙述最为详尽，它提及马来半岛的赤土国与丹丹国。至于《宋史》《元史》《明史》记载南洋邦国的数量更多，多达二十几国，包括原来的真腊、三佛齐，还有占城、蒲甘、阁婆、勃泥、暹罗、爪哇、安南、满刺加、苏门答腊、满者伯夷、彭亨、柔佛、急兰丹，等等。

南洋古国在中国正史文献不断出现，意味着双方关系密切，中国人对南洋很关注，也有相当程度的认知，所以住番者与日俱增。这对我们解答“新加坡何时有人住番”这个问题，自然有所帮助。当然，最为关键的问题是：中国古籍何时开始提及新加坡？它出现的次数如何？就我所知，《汉书·地理志》所提到的皮宗岛（Pulau Pisang），似乎就是新加坡岛。之后出现在中国古籍的新加坡，为数还不少呢，只是名称各异，主要的有罗越国Laut（《新唐书》）、蒲罗中Pulau Ujong（宋代《太平御览》）、龙牙门（宋代《诸番志》）、淡马锡Temasek（明代《郑和航海图》）等。

其次，南海与新加坡的考古新发现，为我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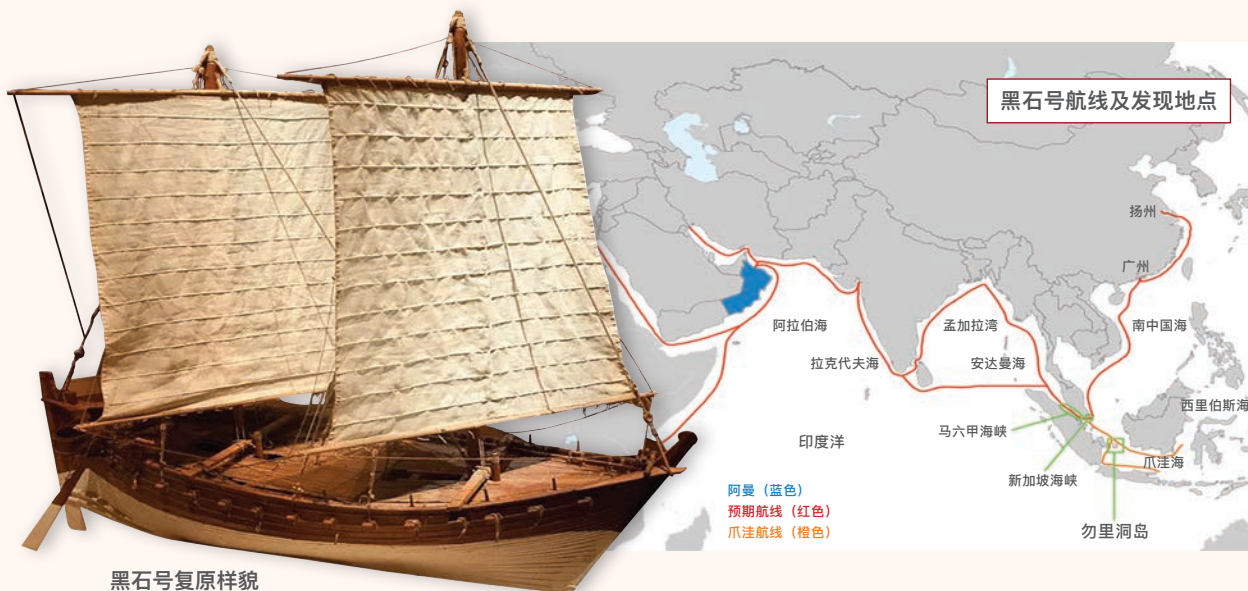
称新加坡为“罗越国”的《新唐书》

提供了物证，证明唐宋以来南洋与中国的商业往来相当繁盛。从上世纪70年代至今，在南海或南洋海域包括暹罗湾、爪哇海等，总共发掘了百多艘载满商品的沉船，除了中国船外，还有南洋船与波斯、阿拉伯商船。其中包括1987年发现（2007年开始发掘）的“宋代沉船南海一号”，出水文物多达18万余件，其中精美瓷器约16万件（套），其它的是金器、银器、铜器、铁器等，还有1万7000多枚铜钱（以宋代铜钱为主）。1998年发掘于苏门答腊南部海域的商船“黑石号”（属于波斯或阿拉伯），出水文物同样非常可观，遗存的唐代陶瓷器、金银器等多达6万余件，其中陶瓷器5万余件。以上两艘沉船出水文物的特点是数量大、种类全、规格高、珍品多，由此可见海上丝路贸易之繁盛，远远超出

文献记载与我们的想象。（见《中国考古》2022年12月15日）。

第三，南洋与中国的经济文化交流是双向的，也是很实在的、很具体的，其中包括南洋从中国输入丝绸、陶瓷、茶叶、金器、银器、铜器、铁器，等等。至于由南洋输往中国的，除了土特产品、珍禽异兽，就是某些中国没有的农作物（经济作物）。有趣的是：凡带着“胡”、“番”、“洋”的名称，似乎都是引入栽种的农作物。根据多位当代中国学者考证，在汉代引入中国的有胡椒、茄子、大葱等（从西域输入），在魏晋南北朝引入的有扁豆、黄瓜、开心果、芝麻等，在隋唐引入的则有香菜（芫荽）、菠菜、莴苣、胡萝卜、丁香、豆蔻等。宋代以后传入中国的农作物，种类更繁多，如番茄、番薯、番石榴、花生（海南话叫番豆）、辣椒（海南语叫番椒）、南瓜、丝瓜、洋葱、小洋葱、玉蜀黍、马铃薯等。以上这些农作物原产地除了南洋，有些是南美洲（如花生、辣椒、玉蜀黍），有些则是南亚或西亚（如大葱、菠菜），但似乎都是由“住番”华人从南洋带入中国的。众所周知，唯有住番一个时期后，他们才知道以上农作物的经济价值，以及如何利用其种子来栽培。除了某些香料，凡是蔬菜类由于保鲜与价值问题，似乎不可能成为贡品或主要商品，不言而喻。

第四，不同民族语言的相互渗透是个缓慢而长久的历史过程。从双方语言的互相影响中，也



黑石号复原样貌



唐代青花白瓷的极品



染上西亚风格的彩瓷



带着西亚风格的金杯



异域风情的高脚瓷瓶



精美无比的唐代白瓷

可知道华人住番的历史，非常悠久，起码千年以上。就新马闽南语来说，常用的马来语借词至少有百多个，以下就是例子：菜市场叫pasar，肥皂叫sabun，结婚叫kahwin，空虚叫kosong，玉蜀黍叫jagung，马铃薯叫kandang，寄宿叫tumpang，打扰叫kacau，错误叫salah，应该叫patut。就马来语（印尼语）来说，使用的闽南语借词则在千个左右，例如：茶壶是teko，豆腐是tauhu，韭菜是kucai，公司是kongsi，楼上是loteng，房间是pangking，劳工是kuli，巴结是pakat，舢舨是sampan，膏药是koyok，垄沟（水沟）是longkang。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无论是马来语还是闽南语，双方的借词都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也就是与华人住番密切相关！

看来最晚在唐代，华人已经开始“住番”（短暂定居）于南洋沿岸地区，除了最靠近中国大陆的中南半岛，还有马来半岛、爪哇、苏门答腊等地。新加坡位于马来半岛最南端，凭着其区位优势，在海上丝路中扮演过重要角色，显然也是早期主要“住番”地之一。关于这点，或许可以从几个不同角度来做微观考察。首先，以物物交换为主体的海上丝路贸易中，必须要有个货物集散中心；而集散中心的海路交通，必须四通八达，方便商船进出港口。自古以来，新加坡就具备这一客观条件。新加坡港口是个天然良港，开阔水深，风平浪静，商船容易停泊，所以自然而然成

为各地商人青睐的首选。其次，自古以来，马六甲海峡就是印度洋与太平洋之间的重要航道，而新加坡位于马六甲海峡南端，扼着海峡的咽喉，是来往两洋的商船必经之地。古代如此，现代依然如此。其三，新加坡位于中南半岛、马来半岛与马来群岛之间，属于温和的海洋性气候，从来没有地震、海啸、台风的肆虐，显然是最佳的“宜居之地”，即最适合人们定居与经商的好地方。其四，自然地理告诉我们，新加坡位于季候风带上，在帆船时代处于最优越位置。每年从12月到次年3月东北季候风吹起，中国商人可以乘风南来；从6月到9月西南季候风吹起，中国商人可以顺风北归，或者前往印度、波斯、阿拉伯。但由于经商上的需要，或为了等待季候风的转向，他们往往必须在新加坡等地住番一年以上。

综合以上宏观与微观的论述，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早在宋代之前的唐代，华族商人便开始在南洋住番了，主要地点包括中南半岛的林邑、扶南，马来半岛的丹丹、罗越（新加坡），苏门答腊南部的三佛齐（室利佛逝），以及爪哇岛中部的诃陵（阁婆）等地。他们自称为“唐人”，而当地土著也称他们为唐人，正如《明史·外国列传》所说，“唐人者，诸番呼华人之称也。凡海外诸国尽然”。

（作者为复旦大学博士、资深教育工作者）



# 异域同天 鉴真和尚与东山魁夷的启发



文图 · 张夏帏

**在**新加坡只通晓英文的圈子内，对日本画家东山魁夷也许还挺陌生，尤其是当这个名字读成Higashiyama Kaii时，不知是何方神圣。但是，在美术界的华文群体中，这个名字若以“东山魁夷”四个汉字说出，大多数人都知道指的就是那位日本近代国宝级的绘画大师。

刚巧我今年三月底受老友刘奇俊盛情相邀，在书城近意美术馆与他进行一场“遇见东山魁夷”讲座的对谈，获得相当好的反应，因而引起写这篇短文的动机。

奇俊兄早在1980年代曾为我主编的《海峡时报——双语版》撰写艺术评论的文章，并推介日本画坛重要人物如东山魁夷、横山大观、竹内栖凤等大师。通过与他合作我也学习到一些有关日本美术的知识。时隔几十年竟还有机会与他再度携手合作，也的确是一件很愉快的事。

今年81岁的刘奇俊毕业于日本东京海洋大学水产系，曾在日本生活20年，对日本文化的研究有相当的心得，曾出版有关日本美术专著，更何

况他在日本时曾与东山魁夷相识，回国后还陆续与他保持电话联系，所以由他来主讲这个课题，实恰当不过。

其实，选择讲这个题目就因为许多人对东山魁夷不太熟悉，“即便人们都听过他的名字，但未必了解他为何如此著名，或具体做过了些什么，”奇俊解释说。另外一个原因是东山魁夷与中华传统文化有相当密切的渊源。

东山魁夷（1908-1999）是日本著名的美术家、文学家，1931年毕业于东京美术学校之后，1934年赴德国柏林大学哲学系深造，攻读美术史，后来成为日本战后美术代表人物。他以充满灵性、抒情的笔触、色彩，表达日本大自然景观的风景画，如《道》《绿响》《残照》等独具特色的作品，著称于国际画坛。此外，他在日本文艺界还是一位享有盛誉的散文家兼诗人，与川端康成齐名，两人并称“日本散文双璧”。

我们对谈时，论及东山魁夷的作品总绕不过他的水墨画以及日本唐招提寺御影堂内日壁龛、隔扇、拉门上的绘画。坐落于古都奈良的招提寺乃唐代来自中国扬州的高僧鉴真和尚（688-763）所创建。

1971年唐招提寺的长老们要求东山魁夷为这座寺庙绘制壁画，来纪念鉴真和尚东渡日本那

段可歌可泣的历史事迹。但让人不解的是，寺里这组共计83件，历史文化上有如此重大意义的艺术创作竟不对外开放，一年当中仅限几天允许参观外，长年大门深锁。所幸这批国之重宝曾于2019-2020年在上海博物馆展出，之后也曾陆续在日本富山县美术馆、宫城县美术馆以及岩手县立美术馆展出。当这组以中国与日本风景为主要内容的绘画，以及寺庙里的重点文物包括鉴真的塑像运达上海时，中国媒体按耐不住兴奋的情绪而称之为“鉴真回家”的旅程。

鉴真自743年起从扬州出发，11年间或遇风浪或遭官方阻截，前后历经了五次失败，最后于753年成功抵达日本。鉴真和尚凭着一股坚韧不拔的精神，虽屡屡失败却百折不挠，冒着中国东海险恶的风浪，一心一意就为传播佛教教义与中华文化。如医药、书法与雕塑艺术，真令人肃然起敬。

鉴真748年第五次东渡航程中，所乘船只因遇大风浪而远离航线，漂至南方的海南岛，结果在那里滞留了一年，然后从那里游历了桂林、黄山、广州等各地，最后由陆路回归老家扬州，不幸途中染疾，却又治疗不当而至双目失明。

过了五年，鉴真不仅并未因瞎了眼睛而气馁，放弃东渡的初衷，反而更加坚毅不移，于753年重新踏上第六次征途。此次，他率领了一个24人团，乘了一艘较大的帆船，终于安全抵达，在九州鹿儿岛登陆，受到当地人民最盛大、热情的欢迎。他很快得到当时孝廉天皇与圣武太上皇的礼遇，入驻奈良的东大寺。后来于759年移至另一处修建了唐招提寺。鉴真圆寂前在日本生活的10年间，偕同中国诸僧人致力于弘扬佛教与传播中华文化，留下了巨大深远的影响。

画家东山魁夷深深地受到鉴真和尚不折不扣的精神与伟大贡献的启发，决意倾全力去完成制作壁画的工程。

“东山魁夷接受了制作唐招提寺壁画之重任后，慎重地将其他一切事务统统搁在一旁，全心全意地去创作，前后共花费了10年的时间才完成。”奇俊说。

为了达到更理想的效果，画家曾两次访问中国，在桂林、黄山、太湖、扬州等地写生，亲临鉴真在日本与中国各地的行迹，追溯鉴真的历程与感受他的体验。在画家的壁画里中国这些地方的风景都相当的特定和具体，但是当表现日本方

面的风景，他却采取笼统概括的方式来处理，这是因为鉴真抵达日本时，眼睛已经看不见那里的风景了。

“在思考该用哪一种媒介来绘制这组壁画时，东山魁夷决定采用水墨画的形式。水墨画虽源于中国，但在日本亦已成为深厚的传统，两者之间既有相似之处，也有显著的差别。无论如何，画家认为水墨是最恰当不过的选择。”奇俊说。

要如何画好中国名胜如黄山、桂林，东山魁夷从一开始就觉得这些都被历代中国画家画绝了。几番思索后，深入思考水墨画的表现日本与中国美学上的异同，实验融汇结合终于形成自己独有的表现形式，来表达他对鉴真和尚、水墨艺术与日本传统文化的顶礼。

当唐招提寺的壁画以及国宝文物于2020年在上海展出时，奇俊兄与我都很兴奋，期盼有机会观赏向往已久的旷世之作。但是，由于冠状病毒肆虐下的严格禁令，使我们无法成行，让我们仅能望洋兴叹。如今每当提起这件事，奇俊兄总要感叹：“那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错过了成为我的终身遗憾！”

说到疫情，不禁想起一段网上曾流传一时的小插曲。当疫情爆发之初，日本汉语水平考试事务局捐赠湖北一批口罩与其他物资，包装标签上有“山川异域，风月同天”，意思是：我们虽所处之国度各异，但天上的风和月却是我们共同所有的，表达出不同地域人民之间的情谊，令人深为感动。原来，这句话出自日本长屋亲王（684-729），布施千件袈裟给唐朝众僧，袈裟上绣着他的偈语：“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寄语佛子，共来结缘。”后来，鉴真和尚因此偈而感动，发愿东渡日本弘法。有人戏言：千件袈裟只须感动一个人就够了。

说的也是，就因为那个人是鉴真，他千多年来感动了千千万万的人，包括画家东山魁夷以及我们所有的人！

题图说明：

书城近意美术馆举行的“遇见东山魁夷座谈会”，由刘奇俊担任主讲人（右二），张夏帏为对谈嘉宾（右一）

（作者曾任《海峡时报》双语版主编、好藏之兼吴冠中美术馆馆长）

# 心香一瓣忆绍铭



文图·刘奇俊

**刘** 绍铭兄乘鹤而去，是今年的一月初旬，消息传来，令我大吃一惊！

因为最近数月前，我曾有意无意间，想起绍铭老兄，而且多次要杜南发兄向海外文学界打听绍铭兄近况如何？我之所以提起南发兄，因为是他将绍铭兄介绍给我认识。那时候的我，是手不离酒，刚好绍铭兄也好杯中物，故此交谈甚欢，却也是夜深难返。

那一次，绍铭兄是得到《南洋商报》的邀请，来新加坡参加盛况空前的华文文学学术会议。绍铭兄是滔滔不绝，语出惊人地发表了不少难得一听的言论。受邀出席那一次的华文文学研讨会的，尚有三毛、王润华教授等文人学者。

我还记得，虽然绍铭兄的发言非常严肃，学术性强，但偶尔也穿插了一些通俗的表述，大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架势，深深吸引了不少文学爱好者。在那次会议的最后一晚上，我偷偷趁大家没有注意之时，会议一结束，就与南发打了一个招呼，一起把绍铭兄拉上车，到外面喝酒去了，并且顺道经过芽笼一带红灯区，让

他也一睹新加坡特别的风土人情。绍铭兄是来自穷苦家庭，见到穷人的苦生活，很是叹息了一番。当我带他回到宾馆，他半开玩笑说，他看到的新加坡，比和他一起来出席会议的朋友们真实得多，也深入很多。

一年之后，我的女儿去美国密尔沃基城的威斯康星大学读书，绍铭兄正好在威大执教。因此，女儿得到了他与夫人的照顾。后来包括我的朋友的女儿，绍铭兄嫂也热情地照顾，给予十足关心。因此，我们都非常感谢他的热心。而我每次到密尔沃基，他总是替我选择建在湖心的宾馆住宿。我们坐在湖的最深之处，举杯畅聊，有无限的爽快。

其实，绍铭兄也是一位名厨。有一次我们见面，正好碰上感恩节，结果他亲自下厨，他的厨艺一流。晚餐后，他还把洗碗、收拾的工作全包了，真让我不好意思。

绍铭兄为人的热情，使人感激。倘若朋友对他热情，他也总是记在心里。

绍铭大嫂和小儿子曾经到东京度假，那时候，我住在东京的日本式住宅，因此三请四请才把他们接到寒舍同住。我认为他们应该感受日本的真实味道，因此我们一起住、食都是全日式的。同时，我们也到东京近郊的镰仓大佛和富士五湖走了一圈，晚上又在家里吃日式火锅，感受日本人一般家庭的生活方式。绍铭大嫂也是相当



热诚，特地从美国带来两大樽美酒与我们共享，往事历历，令人难忘。

有一次，我对绍铭兄说，两次来美国，都能有幸与他交流请教，得益不少，以后我就退休在美国，可以常和他在一起，是人间乐事。他对此大摇头，并说他受岭南大学之聘请，将到香港执教，恐怕以后大家见面的地方换到香港了，而不是美国！

一年之后，绍铭兄就移居到香港了！而我以后到美国，无限寂寞，再也找不到“老师”。

绍铭到香港岭南大学之后，我也多次与他见面。我们见面的地方，也是相当固定，没有改变，就是香港九龙的凯悦酒店。在香港，认识他的人是非常多的。大家都特别尊重这位岭南大学文学系的长老刘绍铭教授。

我半开玩笑地对他说：“刘老你在香港已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了！”绍铭兄谦虚地回答说：“不可以像在新加坡那样到处乱跑了！”绍铭兄满腹学问，但一点没有架子，待人接物，既谦逊又风趣，和他一起，任何时候都如沐春风。

绍铭兄不愧是德高望重的长者。除了学富五车之外，他在各处受人尊敬。我每次与他在香港凯悦酒店的餐馆一起吃饭，总是有不少香港读书人，走上前来问候他，有些人甚至不顾我们正在用餐，还是要抓住难得的机会向他求教。而他非

常大度，一点也不生气，非常有礼貌地回应求教者的问题。

再后来，绍铭兄搬去了新建的岭南大学。我因工作关系，也不常到香港出差。我们见面的机会少了，偶尔只能以电话联系。

最后，再提一件小事。记得有一次我们提到他为什么许多文章用英文写出来，而不是中文。他非常坦诚地说：用英文写作，可以争取更多国外学者阅读和了解中华文学，比用中文来写，意义更大。更何况，用中文写的文章太多，而且稍微深刻一点，“老外”是难理解其中之意的奥妙之处。所以，他自己觉得用英文写作，意义更大，在国外的读者群更广，也更有利于中华文化的传播。

绍铭兄的过人之处，应该是生活和学术的“无国界”。他在不同的国家生活和工作，他的学问和思想也不受国界的限制，真正做到了融汇中西。现在得知他离开了这个他非常热爱的世界，我非常后悔近些年没有去拜访他，更多向他请教，心里既伤感，也遗憾；所记得的便是在湖心深处，把酒言欢，永难平息的浪花朵朵。

题图说明：

1987年，刘绍铭（右）在府上和作者畅聊

（作者为本地学者、美术评论家）



# 经典作品的跨境演绎

## 新加坡和越南话剧舞台上的《红楼梦》



文图·蔡曙鹏

《红楼梦》在中国文学史上有崇高的地位，它达到了古典小说前所未有的高峰。山东大学文学院马瑞芳教授说：“《红楼梦》是好看好玩、丰富生动、内涵深刻的盖世奇书。”新加坡舞台上的红楼戏，近五十年来几乎不曾间断过，特点是样式多、视角异、热点人物大同小异。艺术形式包括粤剧、潮剧、芗剧、京剧、琼剧、话剧、舞剧。艺术家们从不同角度选取《红楼梦》不同章节，用概括的方法处理题材，使原来的故事情节典型化。

### 南洋女中的《红楼梦》

新加坡话剧舞台上的首部红楼戏，还得从一个机缘说起。1985年，我为艺联剧团执导郭沫若的《虎符》时，在维多利亚剧院前台和南洋女中蔡亮校长巧遇。她说南洋女中1987年庆祝建校70周年，正考虑演什么戏。我们两人商议后，都觉得《红楼梦》最适合。蔡校长说：“《红楼梦》是中国古典文学名著。除鉴赏外，还有研究价值。如果演《红楼梦》，可以引起学生对《红楼梦》及其他中国文学名著的阅读兴



趣。这样吧，下周三下午三点到五点，请您到南中训练学生，好不好？”和南中戏剧结缘，就此开场。

蔡亮校长雷厉风行，很快委任了吴应霞、蔡淑娟为负责老师，组织排练。她说：“戏剧是综合艺术，是群体合作的表现。此次演出，台前幕后工作的同学人数甚多。在服装、布景方面，让各制服团体及学会都加入协助。从教育观点而论，应该能培育同学们互助、合作、守时、守纪律的好品德。”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决定排《红楼梦》的第一天，我和训育主任邹琦英讨论服装设计。我们同意样式要飘逸、雅致、富贵。两周后我把设计图交给邹主任。她马上组织家政老师罗燕红等缝制服装，南中也邀请了画家钟谷瑶带动学生制作大观园里的大树网景。排演《红楼梦》之前，我为南洋女中戏剧会先排演《四川一好人》和《梁山伯与祝英台》，以戏带功，让同学们先学会角色创造，学习演话剧和古装戏的基础技法。

南中选演的红楼戏，是中国现代话剧史上有系统地改编《红楼梦》最有成就的剧作家赵清阁的作品，采用的是1957年四川文艺出版社《红楼梦话剧集》里的《贾宝玉与林黛玉》。这部戏最早叫《诗魂冷月》，历史学家顾颉刚建议把剧目改名。南洋女中1987年4月17日至19日在维多利亚剧院公演时，改名为《红楼梦》，有双重意义。一是藉此提高阅读中华文学名著的兴趣，二是借排《红楼梦》，在话剧民族化的实践中做一次新的探索。

这部戏共有九场：

- 一，庆繁华，元春回府；冷利禄，宝黛同心。
- 二，贾宝玉，偷读西厢；薛宝钗，劝求功名。
- 三，怀身世，黛玉葬花；被羞辱，丫鬟跳井。
- 四，逞傲骨，晴雯招妒；献殷勤，袭人邀宠。
- 五，惊恶梦，淑女受挫；赠旧帕，公子传情。
- 六，痴宝玉，哀红粉劫；巧紫鹃，试多情人。
- 七，傻大姐，快嘴惹祸；焚旧稿，冷月诗魂。
- 八，王熙凤，施掉包计；贾宝玉，晴天霹雳。
- 九，伤心地，花谢人亡；断肠人，销声匿迹。

也许剧作者为了戏剧性上的考量，突出薛宝钗



1987年南洋女中《红楼梦》特刊封面

与黛玉的对比。难怪排练一段时间后，有创造性思想的薛宝钗扮演者郭尚珞有这样的感想：“经过好久的研究和观察后，我逐渐肯定，薛宝钗和林黛玉一样，是一个封建制度的受害者。她的下场和林黛玉一样可悲……”赵清阁的剧本，主要人物行动线十分清晰，环环相扣。除了宝玉、黛玉、宝钗之外，王熙凤、贾琏、紫鹃、袭人、傻大姐等，都有既忠于原著又可以让演员发挥的台词。南洋女中当时用了A、B两批演员扮演重要角色，袭人和紫鹃，甚至还有三位同学扮演。同学们非常和睦，相互学习。王熙凤扮演者吴妙慧当时写下了这样的参演感言：“我做了一番检讨，也开始注意A角的周慧燕同学的演技了。我告诉自己，给自己一些时间吧！克服缺点，将自己最好的成绩献给大家。周慧燕（A组王熙凤）的优点，我当然会尽量吸收，但我会用我自己的理解能力，演出我的王熙凤。走出一条有自己特色的路。”饰演晴雯的林丽琇说：“我饰演的角色是我在读简本时，未曾注意到的人物——晴雯，这使我不得不啃那几本厚厚、有如大砖块的

原著。”正是同学们的合作精神、学习态度和勤奋不懈的努力，成就了南洋女中的《红楼梦》。许多同学铸造了她们力求上进的个性，日后事业有成，例如吴妙慧是俄亥俄州立大学东亚汉语系副教授，曾经为新加坡武术比赛夺冠的周慧燕是跨国公司的会计师，饰演薛宝钗的郭尚珞在世卫组织亚太区总部担任出版编辑，另一个饰演宝钗的章秋燕是《源》杂志特约记者，饰演玉钗儿的黄淑君是958城市频道的资深主播。



贾宝玉（陈玮琳饰）和玉钗儿（黄淑君饰）

南洋女中《红楼梦》演员以戏曲的审美意象，展现话剧语言艺术的魅力，十分难得。同学们在学习戏曲的亮相、身段和手眼身法的灵性融合，非常到位，获得恰好来访的海外专家高度赞赏。广东潮剧院郭楠导演发表剧评：“演得真挚可爱，华语也讲得漂亮。整个演出严谨和谐，主题揭示很鲜明、有力。布景是园林式的，写意简约；服装以明代款式设计，选用织锦、绸缎等料子；音乐采用中国民乐；灯光也协调得当。”浙江省小百花越剧团导演胡奇翔看了彩排，也很惊讶学生的演绎与中国艺校学生不分轩輊。之后，戏剧界名人毛威和田流也相继发表文章鼓励同学们。文艺界前辈刘抗、陈人滨、李豪、巴斯卡、李淑芬、农仄、侯声湖等出席观赏，给予很高的

评价。《红楼梦》成功的其中一个因素：当时学生的华文水平不错，有能力认真研读、理解剧本思想内涵；在排戏过程，能理解剧中人的个性、思想、和内心活动，把握角色在不同场戏里的心理动机和感情变化；她们熟悉怡红院、潇湘馆的物理空间与心理空间。演出的良好反应激励了南洋女中戏剧组成员，接下去南洋女中演出的大戏《茉莉公主》和《马兰花》，最终也取得亮丽成绩，还远征挪威，扬名海外，不让学姐们独享美名。

## 双语话剧团演艺坊的《雪剑鸳鸯》

趁着南洋女中《红楼梦》演出后的红楼热，我和国立大学同事梁世芬博士、学生陈必佳、梁勇辉、陈辉煌等人创立的双语话剧团演艺坊，打算推出一台红楼戏，让青少年观众再次感受《红楼梦》的文学力量。最初考虑的是赵清阁的《晴雯赞》，但后来从遴选出来的青少年演员看来，感觉排演赵清阁的《雪剑鸳鸯》更合适。也许是因为我念中学时看过国泰影业公司制作、言慧珠主演的《红楼二尤》黑白片，因此更偏爱《雪剑鸳鸯》。经过半年的努力排练，《雪剑鸳鸯》于1987年11月27日至29日，在戏剧中心公演。

《雪剑鸳鸯》共有七场戏：

- 一，贾宝玉惜别奇男子；柳湘莲严惩呆霸王。
- 二，歹叔侄诱娶尤二姐；昏老娘错认金龟婿。
- 三，装疯癫斥退浪荡子；断玉簪誓嫁有情郎。
- 四，冷面君误信轻狂语；痴三姐怒挥鸳鸯剑。
- 五，王熙凤巧撒天罗网；善心娘误入虎狼窝。
- 六，逞威风严词训母子；斩祸根毒计除张华。
- 七，恶凤姐借药杀胎儿；苦命女吞金断怨魂。

赵清阁的《雪剑鸳鸯》主要取材自《红楼梦》第六十三回至第六十九回。《红楼梦》里共有七个章回写尤三姐，但是在《雪剑鸳鸯》里尤三姐的戏不多，却具有爆发力。第三场她斥责贾璉贾珍：“你们仗着有几个臭钱，又是皇亲国戚，哥儿两个就拿我们姐妹两个当‘粉头’儿取乐，哼！你们算是瞎了眼！”到了第四场尤三姐遭到了柳湘莲的拒绝，她沉痛地说：“万没

料到你一切都好，竟是耳根太软，轻信别人的话……”个性刚烈的她毅然用定情之剑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扮演尤三姐的陈玉脚也是华初刚毕业的青年演员。她说：“导演要的是thinking actor（有思想的演员），要我们发挥创造力，但要求要有根据、有逻辑。”演员们反复读剧本，对照第六十三回至第六十九回的情节，尤二姐的扮演者冯慧诗说：“为了要使自己的梦更加美丽，我翻看了不少有关剧中人物的资料，这过程中，又使我对于那优美的中国文学产生更浓厚的兴趣！”饰演柳湘莲的是艺术剧场的青年演员蔡德祥和正在服役的高应荣。蔡德祥和冯慧诗一样，为了这个戏而拼命翻阅《红楼梦》原著。

演艺坊的宗旨是演出本地剧作家作品、培养青年演艺人才、推介东南亚剧作，与本地区戏剧界接轨。我们大胆启用演艺坊培训的青少年演员挑大梁，演出团队平均年龄19岁，其中演尤氏（王巧时）、丫头（陈月珍）、平儿（马淑芬、陈玉惠）的演员，都是我在南洋女中排《红楼梦》或《人参娃娃》时经过培训的演员。她们对“内心视像”“舞台时空”“潜台词”“手眼身法步”都有了基本认识。国大的演员虽没有演过古装戏，但大多参加过华中初级学院《黄城夜韵》或演艺坊的演出，这些青年演员，后来都很有成就。例如饰演尤二姐的知名播音员冯慧诗曾任933和972台长，饰演贾琏的邹勇辉曾任亚洲新闻台主播，饰演贾蓉的陈英豪成为电影导演，饰演贾宝玉的李沅和是《复国历险记》的导演，技术总监陈必胜是Orche Pictures的总裁，舞台设计钟谷瑶曾任晋江会馆水墨画指导。感恩当年媒体的支持，演出吸引到大量学生观众，达到了预期的目标。

首演之夜莅临现场的有文艺界前辈包括周立良、李豪、曾贵明、刘抗夫妇、刘仁心夫妇、毛威夫妇、孟紫、田流、李淑芬等。凑巧的是国际著名红学家和历史学家周策纵教授那年来新加坡国立大学做客，演艺坊邀请他为《雪剑鸳鸯》首演之夜的嘉宾，周教授欣然答应。高龄71的他，准时到场，谢幕时上台和演员合影，对青年演员的演出很赞赏。他说：“新加坡应



《雪剑鸳鸯》演出特刊封面



贾琏（邹勇辉饰）甜言蜜语诓骗尤二姐（冯慧诗饰）

办场《红楼梦》学术讲座，把戏演给与会嘉宾观赏。”周教授的期盼，终于成为现实。新加坡红楼梦学会自2022主办新中学者解读《红楼梦》系列，共主办了12场。今年4月13日推出的沈颖部长解读红楼是系列讲座的特别节目，获得海内外红迷的热烈关注。

### 越南国家话剧院的红楼缘

有趣的是，在《雪剑鸳鸯》演出30年后，我接到越南国家话剧院的邀请，到河内导演越南语

的《红楼梦》，作一次跨境跨语言跨文化的演绎。从2014年开始，越南国家话剧院阮世荣院长邀请我与该院一起打造特色剧目。第一部是把我2003年写的《老鼠嫁女》改编为越南语歌舞剧。这部戏是原为新加坡戏曲学院《戏曲进校园》系列编创的小戏，采用越南音乐、越南服装，还以越南民间传说的《老鼠嫁女图越译本》歌舞剧，深受观众喜爱而多次重演。之后又为剧院编创了《美人客栈》、儿童剧《金鸡偷油》、曹禺的《原野》和取材自《灰姑娘》故事的《绣鞋奇缘》。因此与越南国家话剧院结下深厚友谊。

在四大古典文学名著中，《水浒传》、《三国演义》和《西游记》的越译本，比《红楼梦》传入越南的时间早得多。在越南史上的胡朝（1400-1407年）和西山朝（1778-1802年）两个朝代，已有《西游记》的改写本。这说明《西游记》早已传入了越南。到了二十世纪初，在西贡出版的《三国志演义》（阮莲锋译）和《水浒传演义》（阮安姜译）相继问世。之后武培煌、陈允泽、阮育文、阮文煊联合翻译的《红楼梦》才出现。然而，这些书的主要读者局限在学界。1988年越南放映了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根据《红楼梦》改编拍摄的电视剧之后，《红楼梦》才走进千家万户。但越南国家话剧院的青年演员当时还小，好多并没有看过，因此对这部经典作品的排演，充满期待。

我以徐进为上海越剧院编写的戏曲剧本《红楼梦》为蓝本，改写为越南话剧，有：序幕、黛玉进府、偷读西厢、送别琪官、劝走仕途、责打宝玉、黛玉碰壁、晴雯逐客、赏花葬花、凤姐献计、冷月诗魂、金玉良缘、花落人亡、各抒衷肠、宝钗自叹、宝玉出走、红楼梦醒共17场。

徐进的《红楼梦》改编创造了一个比小说更有诗情画意的意境。越南语《红楼梦》在徐进剧本和胡小孩的《大观园》基础上，调整与微改动，主要是添加了雪雁、晴雯各抒衷肠的独白和宝钗自叹两场戏，并在最后一场写了一首合唱曲：

红楼梦境，恍惚迷离。是镜中花，是镜中月。是真是假，难以分辨。大观园，美如画，雕梁画栋夺天工。荣国府，宁国府，一扇一扇门，一道一道墙，关不住能飞的梦。

（此时，宝玉和黛玉冲破铁牢笼，双双起舞）

梦见你从天上掉下来，梦见你带我飞上天。梦里相见情更真。情更真，随花飞到天尽头，洁白无瑕，地久天长。

《红楼梦》在河内歌剧院和越南国家话剧院连演期间，多家报章做了图文并茂的报导，电视台也制作了专访节目，演出一票难求。对越南国家话剧院的优秀演员来说，这次演出让他们体验了文学名著的魅力和戏曲形式的精美。在越南国家话剧院排练300个小时的日子里，我和越南老、中、青三代在二度创作创作过程中，攻坚克难，充满欢乐，完成了《红楼梦》的跨文化传播。

今年新加坡和越南建交50周年。在《红楼梦》里演贾母的越南人民艺术家阮丽玉建议：再以一部红楼戏作为庆典之作。“就演《王熙凤大闹宁国府》，再续一段红楼缘。”

题图说明：  
越南国家话剧院《红楼梦》剧照，左二贾母扮演者为人民艺术家阮丽玉

（作者为新加坡戏曲学院创院院长、民族音乐学博士）

蔡曙鹏导演为越南国家话剧院《红楼梦》排练



# 传递声乐魅力的

# 陈仰丰



文图·郭永秀

**好** 一阵子没有看见陈仰丰了，最近在音乐家协会的宴会上遇见，发现他以轮椅代步，不过精神仍然抖擞。也许因为他声乐底子深厚的缘故，说起话来中气十足，仍然散发着声乐家的特殊魅力。

认识陈仰丰应该是在90年代，经常看他上台演唱，那把浑厚而充满魅力的男中低音，总叫人羡慕不已。千禧年之后我们的接触逐渐多了起来，他也经常演唱我创作的一些歌曲，比如《少年游》《月夜泛舟》《无名的星》等。

## 一首歌促成的声乐魅力

他于1997年前往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进修，师从著名声乐家赵登营教授。2004年他从北京打来电话，问我有没有新歌可以给他唱？当时我刚写了一首新歌，那是以徐志摩的诗谱曲的《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后缩成《我不知道风》）。限于当时的通讯方式，我是用传真把歌谱传给他。

几天后接到他的电话：“你这首歌太好听了，我一唱，音乐学院的学生都问我这是什么歌？可不可以给他们歌谱？”得到这样的反馈，我有些出乎意料：“好啊，谁想唱都可以拿去唱。”想不到这样一首歌却促成我在北京国家图书馆音乐厅的一场盛大音乐会。

2005年，在仰丰的安排

下，我的声乐作品发表会在北京正式发布。主办者是中国歌剧舞剧院合唱团，指挥张峥，演唱者除了合唱团以外，还有著名的歌唱家陈小蝶等。音乐会全场满座，来的都是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解放军音乐学院的师生。音乐会后还有许多学生围着我，向我讨歌谱。那应该是新加坡人第一次在北京举行的个人声乐作品发表会。

1995年，仰丰和好友许其明、韩哲元、陈锦龙等组织了一个男声小组，由吕政成负责指挥、指导。开始以“歌之旅”名义出场。小组后来改名为“东艺男声小组”，



陈仰丰近照



团员都是当年略有名气的会员。小组由许其明担任团长，仰丰担任团务，参与多场音乐会演出，也曾往马来西亚为当地华校筹款。2003年吕政成忽然中风，小组才停止活动。吕老师于2009年逝世。

2006年，仰丰和许其明再次重组“东艺男声小组”，邀我担任指挥。为了报答他对我厚爱，我义不容辞，欣然接受。这个合唱团重新定名为“东艺男声合唱团”，许其明继续任团长，仰丰负责声乐方面的训练。

东艺合唱团最初隶属于新加坡潮洲八邑会馆，后迁入茶阳（大埔）会馆，再迁入黄埔联络所。这期间我为这个合唱团编曲、作曲并指挥合唱团在多个音乐会上表演。不久后歌唱家何彩霞受邀成为声乐指导、许其明为团长、仰丰负起联系歌唱家及邀请国内国外歌唱家及合唱团来客卿演唱的任务。我们四人配合无间，十多年来主办了二三十场演出，展示出男声合唱团特有的音色和魅力。

## 兄弟间传递的声乐魅力

陈仰丰出生于1948年9月30日（现年75岁），一共有8个兄弟（他排行第7），其中7个兄弟均有歌唱天赋及造诣。耳濡目染之下，10岁的他也沉迷其中，常模仿哥哥们唱歌。

1958年，三哥陈仰厚荣获凡士林杯比赛第一名，他以获得的奖金买了一套音响和唱片。当时中国艺声唱片公司出了很多歌曲唱片，哥哥们买来听，仰丰就有机会听到著名歌唱家温可铮、蔡绍序、李双江、斯义桂的歌，还有一些西洋歌

唱家、苏联红军合唱团、西洋歌剧的唱片。仰丰常听这些唱片，不知不觉中感受到声乐的魅力，加上他有天赋，自然而然一开口就能发出好声音。

十四、五岁的时候，学姐朱月英带仰丰上丽的呼声《一演新苗》节目，演唱《老黑奴》和《故乡的亲人》。声乐家黄佩今老师非常赞赏，问他有没有学过声乐？愿意免费教他。结果他跟黄老师学习三年，后来又跟著名男低音歌唱家朱惠琳学习一年。

中三时，仰丰参加了由梁荣平，李煜传领导的星市音乐会，他是年龄最小的团员。在梁荣平老师严格的指导下，曾经演过《海的故事》《卖新娘》《铸钟》等歌剧，仰丰担任父亲、皇帝等角色。获得丽的呼声新马歌唱大赛第一名的男低音陈维德，经常驾着一辆50CC的摩托车来载他一起去唱歌。

1968年，国家剧场艺术团成立半职业性合唱团，仰丰应召为团员，每月40元的车马费津贴，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少的费用。当时他正在南洋大学上课，学费45元。为了补贴南大的住宿费跟生活费，他接了三组补习并在图书馆兼职，每月可赚200多元。

他在南洋大学毕业后进入报馆当记者，半年后辞职进入警界，当了两年警长。1975年，他进入商界，在船务公司工作，因经常跟客户谈生意、应酬、喝酒，使他的声带受影响。加上他的哥哥仰安不幸逝世，令他非常痛心，对歌唱失去了热情。



## 进修让他重获声乐魅力

1995年，仰丰因小儿子的诞生而戒酒，又和许其明、韩哲元、陈锦龙等一群歌唱爱好者，请吕政成担任指挥、吕毓敏担任钢琴伴奏，成立了一个合唱团。仰丰同时也向吕政成学习声乐，吕老师不肯收他的学费，还替他调整声音，使他的声带慢慢恢复正常。

1996年吕政成又介绍了一位老师给他，那是从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声歌系本科毕业的女中音歌唱家杨洁。在杨洁老师的指导下，他才慢慢体会到真正的美声唱法和其魅力。杨洁老师每次上课只收他50元，但是每次一上课就是两个多钟头不停。后来杨洁老师又介绍他认识了声乐教育家赵登营教授。

1997年，仰丰到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声歌系作短期进修课程，师从博士生导师赵登营。

1998年仰丰获得短期进修声乐证书，但他没有停止学习，每年都去北京学习十多天，这样陆陆续续差不多有10多年。在跟名教授上课时旁听生很多，学员很年轻，都是专业的，只有他年纪最大且是业余的，感觉非常尴尬。赵老师安慰他：“不怕，你有这么好的声音条件，好好学习不会比人家差。”赵老师淳淳善诱，使他在声乐上大开眼界。学习期间他也结交了许多著名的歌唱家，例如后来成为声乐教育家的王洪波教授，当年也是赵登营教授门下四年级的师兄。这些经历，使他后来在新加坡主办音乐会，邀请著名声乐家来新加坡演唱都能得心应手。



从左到右分别为赵登营教授、杨鸿年教授与陈仰丰



从左到右分别为王洪波教授、陈仰丰与李双江教授

在北京期间，他也向其他著名歌唱家学习。例如跟黎信昌教授上了10几堂课，后来又向声乐教育家王洪波教授继续学习。王洪波毕业后，向著名声乐家沈湘（已故）的太太李晋玮教授学习教学，因此在声乐教学方面特别有心得。王洪波极力提倡民族声乐，但以美声唱法为本，根据不同的需求稍作调整就能演唱各种不同类型的歌曲。除歌剧以外也能唱艺术歌曲、民歌，甚至通俗歌曲，这无疑扩大了美声唱法的范畴，展现出更为灵活的一面。他能高效率施教，随时点出演唱者问题所在，并立刻引导学员改变演唱方法，效果立竿见影，这使仰丰获益不浅。

## 顶尖艺术家带来的声乐魅力

上世纪80年代以后，华文在本地逐渐式微，严重影响到本地华文合唱团的生存空间。年轻一代的合唱团，唱的歌曲可以是英文、意大利文、德文、日文、马来文，但就是不唱华文歌曲。许多留学国外的歌唱家归国后，只唱外文歌曲。作为一名精通中文和外文的南大毕业生，仰丰虽然喜爱西洋歌剧，但对推广华文歌曲也不遗余力。

由于陈仰丰在西洋歌剧选曲及西洋艺术歌曲方面具有一定的实力，又是双语通，许多留学外国的本地歌唱家也对他另眼相看。他也经常深

入这些年轻人的圈子，邀请他们参加他所主办的音乐会，条件是：除了唱歌剧咏叹调及西洋艺术歌曲以外，每次必须演唱两首华文歌曲。这样一来，给了这些年轻的歌唱家更多上台表现的机会，也同时让他们有机会接触华文、学习和演唱华文歌曲，而他也会在一旁纠正他们的华语发音。这是陈仰丰推广华文歌曲的方式。

从90年代起，仰丰在新加坡主办过许多中国顶尖歌唱家的演唱会，包括田浩江、袁晨野、孙秀苇、于吉星，以及与南京艺术学院教授刘训美合办的迪丽拜尔、梁宁、黄英、汪燕燕、张建一独唱音乐会，他们都是跻身世界舞台首屈一指的歌唱家。此外，他也为赵登营教授的许多学生在新加坡主办音乐会，他们年轻但演唱技巧很专业，可说是歌坛未来的接班人。

除了主办独唱、重唱音乐会，仰丰也经常主办外地合唱团的音乐会。例如2010年他大胆主办了中国解放军艺术学院的中国红星合唱团在新加坡大会堂的演出。这破天荒之举，著名歌唱家李双江带领几十人的合唱团到新加坡演唱，轰动

了整个歌坛，音乐会一票难求！这个演唱会也适逢新中两国建交20周年，我有幸参与其盛，在音乐会中指挥东艺合唱团演唱两首合唱曲。除了红星合唱团以外，仰丰也曾主办过广西艺术学院合唱团及邕城女子合唱团到新加坡演出。

1995年，全球南洋大学毕业生在新加坡召开大会，在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会长张练鑫（已故）的要求下，仰丰帮忙重组南大合唱团，后来他又与许其明教授组织了南大校友男声小组。

仰丰在60年代曾获得新加坡音乐教师协会主办的歌唱比赛冠军；新加坡音乐协会歌唱比赛亚军；全国马来歌曲歌唱比赛冠军；校际歌唱比赛也多次获奖。他能以意大利文、德文、马来文、英文演唱，中文当然不在话下。他的演唱咬字特别清楚，这和他修读声韵学不无关系。而他对我最大的贡献是：主办了几十场高水平的音乐会，把国外包括中国最顶尖的歌唱家和合唱团引进新加坡，通过与客卿歌唱家的交流和学习，无形中提高了我国声乐爱好者的鉴赏水平及演唱和演绎歌曲的能力。

## “陈家兵团”的声乐魅力

陈仰丰家族在本地艺坛上极富盛名，被称为“陈家兵团”，新加坡电视台在1996年就曾经为陈家兵团拍摄了一辑特写。老大仰信虽然没有正式学唱歌，却是很好的男低音；老二仰高1954年就考到皇家音乐学院小提琴8级演奏文凭；老三仰厚留学英国获声乐专业演唱和教学文凭；老四仰福带仰厚进入歌唱圈（当时在中正读书。他带仰厚参加联欢会唱了一首歌，田鸣恩老师听后立刻收他为徒）；老五仰安留学英国获声乐文凭（仰厚、仰安留学英国Guild Hall School of Music，出国前都是朱惠琳老师的学生）；老六仰治参加过丽的呼声歌唱比赛，后来成了新加坡电视台新闻主播，之后从事船务生意成为成功商人；老七就是仰丰；老八仰和是新马歌唱比赛三届冠军。几兄弟中，仰安是我国第一位在国际获奖的歌唱家，可惜当年学成归来后抑郁不得志而英年早逝。现在八兄弟中在世的只剩下仰丰和仰治。



陈仰丰主办了中国红星合唱团在新加坡大会堂的演出





陈家四兄弟：仰丰、仰和、仰厚、仰安  
(1972年摄于国家剧场)

仰丰还有10位姐姐，5位在世。其中四姐陈濛曾是著名的影视演员，后转向唱歌、授徒；十姐陈婉莉是留英芭蕾舞家，在英国考获钢琴教学文凭。五姐婉淑和八姐婉婉对仰丰一家可说是恩重如山，除了教育仰丰，也帮他照顾孩子，甚至仰丰的孙子女。（仰丰有两位妈妈，是亲姐妹共侍一夫。）

三年前仰丰患上了前列腺癌，且有部分扩散到肺部，为癌症第四期。但生命力顽强的他并没有因

此放弃理想和希望。接受治疗后他仍然带病继续主办音乐会。不良于行的他也经常坐着轮椅上台演唱。可见音乐带给他无限的力量和无穷魅力！

陈仰丰在一个音乐气氛浓厚的家庭里成长，因为兄弟姐妹间的互相影响，拥有得天独厚的声线，又因他对声乐艺术的执着和痴迷，在歌唱的方法上不断地摸索、学习、研究而卓有建树。我多次看他教导声乐，感受到他与人分享声乐奥妙时的喜悦和兴奋之情，也不禁怦然心动。他常说：“其实我只略懂声乐，所教的也只是基本功。我常在学生明白基本功之后，送他们到那些我认为唱法正确的专业歌唱家那里学习。我也常说我不是歌唱家，充其量也就是一名歌唱匠！”

声乐与任何一种艺术一样，深奥无底，也只有懂得她的人，才能像陈仰丰这样如此虚心，又如此倾心，苦苦追求。虽然学无止境，但到达某个境界的时候，总能给人精神上无限的满足和喜乐。这就是声乐的魅力，同时也是声乐人的魅力！

**(作者为本地诗人兼作曲家)**



陈仰丰仍坚持上台演唱（图为2022年陈仰丰在演唱前发言）



# 煮茶论杨蕙敏的舞台人生



文·章秋燕  
图·受访者提供

悦 耳的门铃声从屋内传来，我望了一眼手腕上的表，上面显示1点30分。我比预定时间早到了半个小时，心里正为自己来得过早而感到不好意思。这时，一张和蔼可亲的面孔出现在门口，她就是知名话剧、歌剧、潮剧演员，跨界前辈杨蕙敏。她热情地招呼我入屋，就转身进了厨房，端上了她亲自烹煮的红枣茶。闻着扑鼻的茶香，听着松涛般的沸水，看着茶叶在壶内婀娜飞舞，我不禁沉浸其中，与她在醇甜顺滑的滋味中，回首那段流金岁月。

现年81岁的杨蕙敏，1942年出生于马来西亚槟城。在9名兄弟姐妹中，她是长女。她的父亲杨柳江先生出生于福建省诏安县玄钟村，是新加坡潮剧界响当当的人物，在中国潮剧界，杨柳江也很有名望，被列入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的《潮州音乐人物传略》中。他自幼喜欢潮剧，音乐天赋很高的他，能弹奏多种潮州乐器，尤其精通二弦。杨柳江17岁为了逃婚，离乡背井从泰国、马来亚辗转到新加坡，很快就受聘担任本地戏班“老一枝香”和“新荣和兴”的头手。他珍惜这份让他发挥才华的工作，几年后，和出生于广东省揭阳的潮剧名优孙素娇结为夫妻。孙素娇也声、色、艺俱全，很快成为戏迷追看的著名潮剧小生。

20世纪50年代，新马两地人民要求摆脱殖民统治，和东南亚其他国家一样，争取独立、自由与民主的呼声日益高涨。在这股思潮的推动下，杨柳江把潮剧团的职工组织起来，争取合理的待遇。1957年，他领导的“马来亚潮剧职工联合会”，以改善潮剧同人的福利和改良潮剧为宗旨，通过多团名角合演《玉娇龙》，弘扬侠义精神。这是潮剧史上一个了不起的演出。

“父亲还根据祖传秘方研制出一些价格低廉又便于使用的外用药油，取名大东亚双虾标青草油和风湿油等。由于这些药油疗效很好，

价格公道，广受欢迎。父亲后来扩大销路，扬名于东南亚。”

杨蕙敏的母亲是战后青囊戏班的台柱。她天生一副嘹亮的好嗓子，戏迷很多，作为出了名的“戏子”，薪金比一般白领阶层还高，极其风光。但是戏班生涯很劳累，她预见传统戏总有一天会没落，会淘汰，所以常阻止女儿看戏，要杨蕙敏把心思放在学业上。机缘巧合，母亲的干女儿沈亚苏，却成为杨蕙敏的潮剧启蒙老师。沈亚苏原是中国福建诏安一名专业演员，在母亲的帮助下，远嫁到新加坡。结婚后相夫教子。杨蕙敏在她的教导下，学了一些潮剧的基本功。

## 学生时代奠定艺术人生

杨蕙敏在育四学校上小学时，老师很快就发现她的音乐天分，把她分配到歌咏队。“当时我们都很纯真，唱的都是儿歌，如《小白船》《凤阳花鼓》《踏雪寻梅》等。”和母亲一样，杨蕙敏天生就是唱歌唱戏的料。有着好长相、好嗓门和好悟性的她，到华义中学后，每当学校有任何活动，就被老师和同学们推荐做代表，锋芒毕露。天资聪颖、才华横溢的她引起学校的话剧导师陈振亚的注意，鼓励她参加艺联剧团。她的第一部舞台剧是1959年在维多利亚剧院演出的《花木兰》，饰演一名村女，女主角是知名演员柳波。“那是一个新奇的经验。在出色导演指导下，和出色演员同台，让我体会了话剧艺术的魅力。新鲜感和好奇心也让我像海绵一样，吸收一切新事物。艺联剧团团员们的敬业精神，叫我肃然起敬。他们不仅说纯正的华语、塑造栩栩如生的各种人物，舞台布景、服装、道具也精益求精。这树立了我后来演歌剧和潮剧一丝不苟的人生态度。”

不久后，遇到了丽的呼声华语话剧组招募新成员的机遇，杨蕙敏便与几名华义同学一起参加面试，结果唯独她一人被录取。“加入华语话剧组的收获不仅是学会说标准华语，更让我学会了通过不同的声音，演绎不同角色。在华语话剧组里，大家相亲相爱，团结互助。集

体生活多姿多彩，其乐融融，为我的生命篇章增添了绚丽多彩的一页。”

## 妇唱夫随写人生新篇

中学毕业后，经过多轮筛选，杨蕙敏考入了广播电台，成为播音员，负责每天清晨6点的广播节目。她家离电台很远，5点多出门天还黑，令她感到提心吊胆。她决定改行投身教育工作，成为一名小学华文与音乐老师。在教育学院接受培训时，她遇到了著名声乐家田鸣恩和陈毓申老师。他们见她天赋异禀，鼓励她好好学习声乐。然而，杨蕙敏结婚不久后便暂时放下自己的喜好，顾家为要。他的丈夫杨秀钦是南洋大学中文系高材生，荣誉学位毕业论文《论商鞅之学术及政绩》，很得王叔岷教授赞赏，毕业后成为一位中学教师。1982年教育部推行宗教知识科与儒家伦理，刘蕙霞博士借调杨秀钦到她领导的小组编写教材，这是他一段常引以为豪的经历。杨秀钦也是个很有才气的音乐家，擅长琵琶与扬琴，能听曲记谱。他博文广识，才思泉涌，文笔精彩，经常书写有关潮剧的文章。杨秀钦的两个弟弟杨秀伟和杨秀茂，也一样有音乐才华，后来都成为华乐界的名指挥和编曲。



1959年，杨蕙敏在她的第一部舞台剧《花木兰》中饰演一名村女

原本演外江戏的余娱儒乐社，受《苏六娘》等电影掀起潮剧热的影响，1966年决定改演潮州戏，招收新演员。在丈夫的鼓励下，杨蕙敏报名一试，不料被选为男主角，扮演刘彦昌。

“我母亲得到消息后吓坏了，打电话到余娱，极力劝阻对方别让我参加演出，免得我让这个老招牌剧社丢脸。直到有一次她贸然到余娱去看排练，才松了一口气。”9月22日至25日，余娱儒乐社庆祝成立54周年演出《宝莲灯》，杨蕙敏反串刘彦昌一鸣惊人，成为潮剧界瞩目的新人。

### 跨剧种的舞台人生

1968年，新加坡国家剧场设立了交响乐团、华乐团与合唱团，邀请本地乐坛先驱梁荣平、李雪岭与李煜传分别担任三团指挥。杨蕙敏兴致勃勃参加了合唱团。五、六年后，国家剧场这三个团合作演出由黄世荣、王秋田、李雪岭与李煜传携手完成的我国首部原创华语歌剧《灵芝姑娘》。杨蕙敏被选为剧中的女主角——灵芝姑娘，田鸣恩夫妇、李煜传、梁荣平等负责指导。

一个好演员的出现，引起众人注目。六一儒乐社邀请香港导演蔡绍林执导四十八年社庆大戏时，邀请杨蕙敏出演吕后一角。杨蕙敏不负所望，把用计杀死韩信的吕后演得凶恶狠毒，让观众对她咬牙切齿。

戏曲的发展总是随着人事和社会环境的变动而改变。1983年，由于政策改变，“马来亚

潮剧职工联合会”不符合新法令要求，需在社团法令下注册为民间社团，联合会从此走入历史。杨柳江在潮剧爱好者杨文峰的支持下，和蔡奉岐、潘忠玉、莫修陵、杨秀钦等成立了潮剧联谊社。草创初期，剧社也邀请了蔡曙鹏、成汉通、陈传忠等助阵，广纳人才。1986年12月9日至11日，潮剧联谊社邀请广东潮剧院林鸿飞南来导演，在维多利亚剧院首次演出潮剧《马娘娘》。杨蕙敏挑大梁，饰演女主角。经过多年的艺术积累，她的演技成熟，深获各界好评。翌年的11月17日至18日，剧社假嘉龙剧场演出经典剧目《秦香莲》，一曲琵琶，幽咽苍凉。杨蕙敏的表演，源自对人物的深刻体验，渗透出一种朴实的人生况味。

80年代的新加坡潮剧界，与中国同行开始了密集交流。1984年广东潮剧院在丽宫戏院演出了13场，其中陈英飞、杨秀雁编剧，林鸿飞导演，黄钦赐作曲的新编历史剧《袁崇焕》，备受文教界关注。潮剧联谊社领导班子非常喜欢这出戏，再次请林鸿飞导演来排戏。潮剧《袁崇焕》于1989年6月16日至17日在嘉龙剧场公演。杨蕙敏饰演1984年姚璇秋来新加坡时饰演的叶夫人，她稳重大方，声音饱满圆润，举手投足颇具大家风范，获得好评。剧社重视演员梯队的建立，90年代，潮剧联谊社培养了一代演员如马清清、蔡秀美等。“让新人锻炼很重要，给演员挑大梁，剧社才有希望。”

1999年，机缘又让杨蕙敏跨剧种重登舞台。杨蕙敏两次接受新加坡戏曲学院院长蔡曙鹏



1973年，艺术合唱团与国家剧场华乐团合作演出本地第一部大型原创华语歌剧《灵芝姑娘》，杨蕙敏（前）担任女主角灵芝姑娘



1986年12月9日至11日，潮剧联谊社在维多利亚剧院首次演出大型舞台剧《马娘娘》，杨蕙敏（中）饰演皇后



2000年，杨蕙敏（左）受戏曲学院前院长蔡曙鹏的邀请，参演黄梅戏《林谋盛》，饰演姑妈

的邀请，参加黄梅戏演出。第一部戏是该院高级教师李云老师导演的《女驸马》。在李云的帮助下，她很快就掌握了演唱黄梅戏的诀窍。杨蕙敏饰演的皇后一角，唱得淳朴流畅，扮相雍容大雅，与黄树平的皇帝，给黄梅戏迷留下深刻印象。

一年后，再次受邀演出戏曲学院的原创剧目《林谋盛》（原名《烈火真金》）。那是2000年华族文化节的重点节目，还由点石公司拍成电视纪录片。“能在浙江小百花越剧胡奇娴导演指导下参加演出，我感到非常荣幸。同时，我还能与中国著名黄梅戏表演艺术家、“梅花奖”获得者、黄梅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张辉，以及李云同台演出。彼此心有灵犀，合作愉快。虽相处时间不长，但他们的义气、大度、率真，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

## 晚霞余晖煮出人生况味

两部黄梅戏带来不断学习获得的满足感，但杨蕙敏和杨秀钦心里最牵挂的还是潮剧。经过杨秀钦精心策划，夫妻双双到汕头自费录制光碟《雁影鸿声》。这张光碟正是两人的结晶，由杨秀钦演奏琵琶，杨蕙敏演唱，在海内外得到很高评价。他们夫妻退休后常参加民间票友潮剧社团的活动，寄闲情逸志于潮剧演出及潮乐之中，闲来无事常到汕头旅居，以乐会友。可惜杨秀钦于2009年第三次中风后离世。杨蕙敏近年在教堂谱唱潮语圣诗，保持活力。

我问杨蕙敏，什么戏让您的印象最深刻。她的眼睛顿时显得格外有神，唱起潮剧戏宝《白兔记》来：“肩挑桶儿步踉跄，风雪偏袭单衣

人……实指望儿夫重聚首，又怎知一十六载音信杳茫。万恨千愁向谁诉？一步一泪只自伤。”她说这是唯一一出她不需歌谱随时都能哼唱出来的潮曲。

随着年龄的增长，杨蕙敏的身子大不如前，但她深爱潮剧的那份热忱，已到骨子里不能自拔。“我现在的的生活过得相当简单，只要身体没有不适，我除了唱唱潮曲外，就是喜欢在厨房里烘烤糕点，煮煮饮料。在平淡的生活中，活出别样的情致，就已经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我看着壶中沸腾翻飞、妙曼舞动的茶叶，仿佛看到杨蕙敏热爱舞台、热爱生活彭拜内心。她烹煮出来的，分明是人生的况味、艺术的芬芳。

题图说明：  
杨蕙敏的第一出潮剧《宝莲灯》于1966年在维多利亚剧院拉开序幕，公演两晚，杨蕙敏反串刘彦昌一鸣惊人

（作者为本刊特约记者）



杨蕙敏近照

# 从一张珍藏照片 回顾河水山的变迁



文图·黄绍安

## 翻

遍了整本《消失的华校》一书，没看到有关“公立全民学校”的记录或报导，心中有点怅然若失。刚好找到1960年我在公立全民学校念五年级时拍摄的一张黑白照，这也是我念小学时硕果仅存的一张旧照片。那是华文老师王世发带领我们五甲班的同学去爬山出发前的一张全体照，目的地是坐落在直落布兰雅组屋区邻近的万寿山。

从照片中，依稀还记得几个同学的名字：其中一位男同学钟浩礼，后改名为钟成新，曾获得政府奖学金到海外学习，归国时报章还大事报道他的成就；有一位女同学陈红妹，据说她毕业后负笈日本学习美发手艺，在当年也算是一件值得留意的事；还有一位男生罗凯民，是全民学校校

友，也是民歌歌手罗琼芳的弟弟；另一位则是书法家林锐彬，还有他的姐姐林佩芳。和班上许多超龄的同学相比，我们的年龄可相差了好几岁，那是60年代新加坡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

回想60年代我们爬过的万寿山，当时还是一处未经开发的原始山丘。当年爬山时曾拜访过山上的两座神庙，迄今香火依旧十分鼎盛。只是周遭已经发展为直落布兰雅组屋区，而山丘的另一端也已经被夷平了。

当年的公立全民学校（Chuen Min Public School）矗立在中峇鲁一处山坡上，校长是刘晋民，他写得一手好书法，也是一位太极高手。全民学校的校训是“勤、朴、亲、诚”，校歌则是由音乐老师钱兆明谱曲填词，我已忘了大部分歌词，只记得开头八个字是：“星洲全民，巍然矗立……”现在依稀还哼得出它的旋律。

1961年我念6年级，有一天上课时发生了河水山大火，烧毁了学校的两间课室。我当时背着书包仓皇离开学校，奔向中峇鲁旧组屋区的方向，幸好在那里遇见了正在逃难的家人。

所有灾民暂时被安置在金声小学，住了9天后被分配住进刚建好的旧机场路新组屋。由于旧加冷机场距离中峇鲁全民学校太远，学校作了特别安排，调用几位老师，也借用蒙巴登华文小学的四间课室，让居住在旧加冷机场组屋的同学利用下午的时段继续上课，一直到学校修复后才回到原来的学校。我也参加了年底以华文为媒介的小六会考，科目包括华文、英文、数学、科学、地理和历史。



1960年，公立全民学校五甲班师生合影  
(后排中为华文老师王世发)



当年的成保小学（图源：南洋商报）



已关闭的河水山小学（图源：互联网）



已关闭的立道中学（图源：互联网）



考评局新大楼（图源：互联网）

全民学校后来与河水山大火被烧毁的公立介毅学校合并，改称公立介民学校，校舍设在 Jalan Membina。我在1967年申请新加坡公民权时曾造访过介民学校，要求校方提供我在学校念书的记录，而与我见面的林有义校长也曾是我的数学老师。

记得当年中峇鲁周围的学校除了全民学校和介毅学校，还有工商补习学校、成保政府华文小学和彰德学校。随着河水山组屋区迅速发展，介民学校迁入新校舍，再度易名为立达小学，其他新建的中小学还包括立达中学、德才中学、立道中学、河水山小学、河水山东小学、河水山西小学和立道学校等。经过时间的洗礼，以上学校都先后关闭，至今仅留下名字的是彰德小学和工商小学。

成保政府华文小学虽然停办，但教育部却利用空置的课室作为评卷中心，因此每逢年底中四会考评卷时就有大批教师集中在那里，午餐时段则涌向中峇鲁巴刹旧小贩中心享用传统美食。学

校前的一块大草地则是大天球马戏团的常驻表演场地。

立道中学关闭后，它的校舍取代了成保小学，成为新加坡考试与评鉴局新的评卷中心，庙湾小贩中心也成了评卷老师享用午餐的地点。至于河水山东小学和河水山西小学也合并为河水山小学，关闭后成了考试与评鉴局的办公楼，后来再迁往芽龙峇鲁旧维多利亚中学校舍办公。河水山小学旧址则重新发展为新的考试与评鉴局大楼。2021年豪华壮观的考试与评鉴局大楼在武吉河水298号落成开幕，它楼高七层，从此所有与测试与评卷有关的工作都集中在同一屋檐下了。

从这一张旧相片算起，一晃已度过了60多个年头。在这一段岁月里我目睹了河水山一带许多的变迁，也见证了考试与评鉴局数次的搬迁，可说是人生中的一种机缘吧。

（作者为教育部前课程规划员）



# 消失的街景



文图·何乃强

# 打小人

## 今

年的惊蛰刚过时，使我联想起六七十年前街道上已经消失的“街景”，这“街景”还可以通过一张旧照回顾。照片是在恭锡路、水车路，前东方戏院及印度庙对面的三岔路口拍摄的。画面中很多人正在“打小人”，据说要在煞气大的三岔路口“打”，最灵验。

“惊蛰”是农历24节气之一，是蛰伏中的万物被春雷惊醒之日，各种龌龊污秽之事物，连同卑鄙小人等开始他们缺德败行的活动。所以趁着惊蛰日去“打小人”，可免被陷害。“打小人”仪式也可全年都进行，如历书（广东人叫通胜）所记之“除日”或农历每月初六、十六、廿六日（阴数、阴日）。

舍得花钱者，还会请来懂得“打小人”程序（如焚香烛冥纸）的“专业”拜神婆（很多是东莞老妇）或道士代办。他们把该“小人”的姓名、生辰八字写在剪成人型的纸上（小人纸）、加上照片、衣物等（如果有的话），接着念念有词，请来神明，装模作样，煞有其事，然后用香支当鞭，或是以木屐、鞋底去敲打小人纸，以表

镇压。只听拜神婆喃喃自语：打你个小人头，打到你有气无得透（呼吸不顺畅），打到你成日牛牛逗逗（整天无精打采），打过小人行好运、打过小人发大财……

一般上，要“打小人”之人，认为该“小人”妨碍到他们前途或“钱途”，害得事业不顺利或是做事无成。有人感觉被“小人”谗言中伤污蔑，但是又没有勇气面对面公开对质，心中充满怨恨，无处发泄，在“有冤无路诉”情形下，惟有寻求打小人“专才”帮忙。

其实，这也是一种心理疗伤的办法。打完小人后，怨恨情绪得以发泄，心理获得慰藉，舒畅得多，犹如阿Q的精神胜利法。

虽然本地各处街头，包括丹戎峇葛的金兰庙“打小人”仪式已经消失多年了，闻悉如今不必出门，还可在网上虚拟“打小人”！可见这一习俗，已经“与时俱进”，融入了科技元素。

题图说明：人们在街边“打小人”（谭家声供图）

（作者为本地知名医生兼作家）





# 爷爷与烧肉



文·尤今

**老** 一辈的人，表达感情，靠的不是语言，更不是文字。他们往往凭借食物来倾注心中的温暖和关怀。

爷爷的心头大爱是烧肉。他对饮食不挑剔，独独对于烧肉，要求很高。皮，一定要脆。脆卜卜的皮，又分两种：一种是厚实的脆，一口咬下去，“喀喇”一声，带点沉重感，展现了硬朗的风骨，有着饱满的嚼劲；另一种是轻薄的脆，像琉璃，一咬便分崩离析，“咔滋咔滋”地金碎玉裂。爷爷喜欢的是后者。至于肉呢，一定要肥瘦掺半的。如果太肥的话，他会说：“我在吞油吗？”太瘦呢，他又会说：“咦，我这不是在吃木柴吗？”

能够完完全全地符合爷爷要求的，唯有开设

在牛车水的那一个烧腊摊子。

那是一间不起眼的咖啡店，摊子设在咖啡店一隅，摊主就在咖啡店后面的空地上制做烧腊。一排排声势壮阔的五花腩肉，就平平地摊放在砧板上。他用松肉针一下一下地在猪皮表面均匀地戳洞，为了确保烧烤后的表皮酥脆，孔洞越密越好。这可是一项非常累人的活儿啊！我看摊主那两条黝黑的胳膊粗粗壮壮的、贲张的肌肉坚坚实的，嘿嘿，把这样的力道注入烧肉里，难怪能做出他人难及的水平了！

偶尔，父亲偕同爷爷去牛车水，爷爷就站在摊主旁边看他处理五花腩肉，看得再久，也不觉厌腻。摊主戳好孔洞后，便下腌料，涂上盐、糖、五香粉、胡椒粉、海鲜酱、腐乳和料酒，蓬

蓬勃的香气立马镶嵌到每一寸空间里。腌了一阵子后，就把五花肉用铁钩挂着，小心翼翼地放入传统的烘炉里去烤。

爷爷不喜欢在咖啡店里用餐。远在五六十  
年代，烟民很多，粘在烟民们肺里的烟垢，化成了一堆堆浓浓厚的痰，随着长长的一声“咯——”，一口黄绿色的痰便夹杂着不知名的病菌从口中飞射而出，像是一支邈里邈邈而又剧毒无比的飞镖。咖啡店的经营者为了防止食客随地吐痰，通常都会在桌子底下放个痰盂，让那一口口浓痰有个妥善的“安身之处”。有时，烟客功力不足，飞痰落空，跌在地上，成了地上一个恶心的“浓疮”，烟客以鞋底在地上磨一磨，浓痰便不动声色地与石灰地板合为一体了。性喜干净的爷爷，不喜欢那种烟雾缭绕的污浊环境、不喜欢此起彼伏的吐痰声、更不喜欢痰盂里肆无忌惮地飘散出来的异味，这个“有声有色有味”的环境，让他觉得超级反胃，来过几次之后，便坚拒不来了。他始终拒绝不了的，是烧肉的诱惑，所以，父亲常常把烧肉买回家去让爷爷享用。父亲买烧肉时，刻意嘱咐摊贩不要斩，那一大排烧肉，大约有一公斤重吧，阔得像一片暗香氤氲的海洋。

每回看到烧肉，爷爷总高兴得咧着嘴笑；他有一口洁白的牙齿，牙质极好，他嫌一般摊贩把烧肉斩得太小块了，小里小气的，咬起来全没劲头，所以，总吩咐爸爸把捎回来的烧肉在砧板上斩成大块大块的，豪气干云。浮想联翩的我，不免偷偷地想，爷爷的前世，或许是个“大口吃肉、大口喝酒”、所向披靡的“马上英雄”吧！这种无厘头而又毫无意义的想象，常常将童年时代那个性格封闭的我逗得很乐。

丰腴的烧肉在盘子里堆得老高老高的，黑啤酒在晶亮的玻璃杯里起起灭灭地冒着顽皮的泡沫。这时的爷爷，整个人都满满地充塞着一种熠熠发亮的快乐，而掩抑不住的笑意也从他皱纹麇集的眼角倾泻下来；当笑意“滴滴答答”地落在烧肉上时，烧肉当然变得更加的可口了。

这时，我们几个馋嘴的孩子就化成了陀螺，

在爷爷跟前转来转去。嘿嘿，司马昭之心，爷爷岂会不洞察，于是，烧肉便一块块地喂进了我们的嘴里，哎哟哟，那真是油淋淋的幸福呀！只有在这样的时刻，我们和爷爷两代的关系才显出该有的亲昵。

尽管我们和爷爷长年住在同一个屋檐下，然而，我们祖孙的关系，却淡如开水，原因在于语言的隔阂。爷爷只会说台山话（又称新宁话），对我们而言，那是一种全然陌生的语言。不讳言，每当他和我们说话的时候，那一串又一串的话，和窗外的雨声并没有什么差别——声音高时，像滂沱大雨；声音小时，像霏霏细雨。试想想，雨在和你说话，你能明白吗？就算你想要回应，也无从应起啊！渐渐地，爷爷面对我们时，就成了一块干旱大地，再无雨声；就算有，也变成了淅淅沥沥的小雨滴，是说给他自己听的。

爷爷谭瑞安，于1877年出生于广东省台山的大岭厚村。当时，土地贫瘠而地势低洼的大岭厚村，天灾频仍，水灾连年，村庄里流传着几句“笑里含泪”的谚语：

“蜘蛛撒尿，水浸白水桥。”

（蜘蛛只要撒一泡小小的尿，便能将村庄里的白水桥淹没了。）

“天旱三年，母猪戴耳环。”

（老天只要连续三年不降雨，农民便可以为母猪打副金耳环来戴，借以庆祝大丰收了。）

虽然是笑谑的语言，却像是一面真实的镜子，把当时大岭厚村的生活实况反映了出来。

爷爷在这种艰苦的环境里饱受饥谨之苦，人瘦得像是由几根细细的铁丝拧成的，走路来像猫，无声无息。

穷则变，变则通。在1902年，年届25岁的他，决定飘洋过海，到南洋来寻求生路。他先到马来亚锡矿产量丰富的怡保当矿工，起早摸黑地做，做做做、做做做，收入却仅仅只够果腹，他心里自然是不满意、不惬意的。后来，逮着机会，辗转地来到了新加坡，改行当建筑工人。他那种不要命似的蛮干精神，引起了雇主的注意，也赢得了赏识，几年后，被擢升为建筑督工，总

算把亮光引进了原本暗黑的生活隧道里。在日常生活里，他节俭得像个苦行僧，把积攒的每一分钱都寄回去大岭厚村，让奶奶把古老破陋的祖屋修建得焕然一新。又过了几年，生活大致安定下来了，他决定把奶奶接来南洋。他俩原先没有打算在新加坡落叶生根，一心只想赚够了钱便回返海南岛，可是，后来，生活渐趋稳定，他和奶奶在此地繁衍后代，陆陆续续增添了11个孩子（如果把两个夭折的计算在内，就是13个了）。一大家子熟悉而且喜欢上这块土地的脉络与呼吸，爷爷奶奶渐渐安定下来，把这儿当成了永远的居留地。

尽管如此，爷爷并没有一时半刻忘记留在大岭厚村的亲戚，然而，自家孩子多，食指浩繁，当然也未能有余款汇回家乡接济亲人。注重乡情的爷爷想出了一个变通的办法，每隔一段时间，他便会上菜市找相熟的猪肉摊，买回大块大块价格低廉的肥肉。纯白的肥肉，孤芳自赏地冒着油腻的香气。爷爷就把这一团团肥肉塞进方形的铁皮桶里，塞塞塞、塞塞塞，死命地塞，塞得连半寸空隙也没有；然后，密密地封好，通过海邮，千山万水地寄回故乡去。其实，爷爷心里一直想要寄的，应该是烧肉吧，一大排一大排扎扎实实的、香气扑鼻的烧肉，可这却是个“水中月、镜中花”的愿望啊！于是，一桶一桶的肥肉，便成了他寄托乡情的东西。

对于大岭厚村那一户户捉襟见肘的亲属来说，这一桶看似微不足道的肥肉，价值堪比金条。把肥肉切碎了，放入烧红了的铁锅里，不旋踵，便会变魔术似地化为一大锅金灿灿的猪油，暖，那不折不扣就是融化了的金子啊！在那不闻肉味的贫瘠村庄里，这样的一大锅猪油，不知道引来了多少垂涎欲滴的目光！乡亲把猪油小心翼翼地倒入陶钵里，储存起来。用膳时，舀一大匙猪油，和酱油一块儿拌进白米饭里，哎哟，那个香，连不问世事的头发也会翩跹起舞哪！

把肥肉寄回故乡的日子持续了好多、好多年，爷爷年岁渐大时，便把这任务交给父亲，那时，家中的经济已稍稍改善了，父亲除了以

海邮寄去肥肉之外，也寄饼干、面粉、罐头，还有旧衣裳等等。等境况更好了，便寄些“奢侈品”，如手表、钢笔、大棉被、电饭锅、脚踏车等等。两地的亲情，便在食品和物品的传递当中，源远流长地联系着，像一条永不断裂的钢索……

奶奶60余岁便因病而撒手尘寰，爷爷成了鳏夫，少了说话的伴，和媳妇及孙辈又语言不通，明显地寂寞。他蓄了长长的白胡子，常常坐在靠窗的摇椅上，看着窗外，空荡荡的目光穿越了厚厚的云絮，飘到了很远、很远的地方去。偶尔风来，他长及于胸的白髯便随着他缥缈的乡思，飞了起来、飞了起来，飞到了一个名字唤作“大岭厚村”的地方……

爷爷的儿女们事亲至孝，在生活上把他妥妥帖帖地照顾得顺心惬意，他在90岁的耄耋之龄，无病无痛地安然而逝。大家都说，如此善终，着实是前世修来的好福气啊！

他故去时，大伯和手足一起开设的建筑公司生意红火，丧事自然办得风光。棺柩停放5天，吊丧的人潮络绎不绝。

远在六七十年代，一般人都选择土葬。法师慎重地选好下葬的时辰。然而，那天，在最关键的盖棺时刻，众人却发现父亲“离奇失踪”了，屋前屋后、屋内屋外，遍寻不获。选好的殡葬时辰误不得啊，正当大家像捅翻了一窝马蜂似地乱成一团时，父亲火急火燎地从外头赶回来了，满头满脸都是汗。他胖胖的手中，晃荡晃荡地拎着一大排皮色金灿灿的烧肉，用草绳系着。啊，那么、那么大的一排烧肉，应该有两三公斤重吧？在众目睽睽中，父亲好像遵循某种庄重的仪式般，敛首低眉地把烧肉恭恭敬敬放在爷爷的遗照前。原来、原来呵，父亲是想透过这一大排烧肉，最后一次向他亲爱的爸爸表达心中深沉的爱意。

读懂了爸爸心意的这一刹那间，我的眼泪，汹涌奔流如泄洪……

（作者为本地作家、新加坡文化奖得主）

# 会馆展现的「祭祀」职能及其意涵

## 以花县会馆为例



文图·庾潍诚

19世纪末，许多移民从中国漂洋过海来到新加坡，促使各个籍贯的宗乡会馆应运而生。这些宗乡会馆主要扮演着凝聚南来移民的角色，为移民提供住宿和解决就业问题等，甚至办理他们的身后事。发展和进入当今21世纪，现今许多传统老会馆似乎慢慢卸下或减少了其照顾会员福利的某些社会责任。例如，解决会员住宿和就业的问题等等。

如今，我们讨论会馆在现代社会的持续发展时，往往把焦点放在会馆的年轻接班人、活动筹办、产业收入等等方面。然而，笔者在积极参与会馆活动的过程中，意识到诸多老会馆在现代社会除了持续扮演照顾会员（含子女）的生活、教育、康乐、联谊、经商等等福利，老会馆其实还存留一项很重要的职能：“祭祀”。这点似乎没有引起多数人注意。

笔者认为，老会馆展现的“祭祀”职能是它今后持续存在的一项重要理由。同时会馆进行“祭祀”活动也切切实实是老百姓践行“儒学”的一种具体行为表现。以下，试以“花县会馆”做案例，探讨本地广东籍贯会馆在今后新加坡社会发展起到的角色作用。

### 本地会馆组织几种不同类型

新加坡本地会馆主要以地缘和血缘划分。地缘性会馆也称乡亲会馆。血缘会馆也称宗亲会馆。如按照姓氏分类，包括单一姓氏会馆，或联宗（几个姓氏）的团体。笔者根据2016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召开“社团领导人对话会”的参与团体看到，主要有地缘团体和血缘团体。地缘组织主要涵盖福建方言组织、粤语方言组织、海南方言组织、客家方言组织、三江地缘组织、潮州方言组织等等。姓氏组织更多，宗乡总会属下的姓氏会员团体就多达80个。新加坡除了地缘、血缘团体以外，还有业缘性会馆，按不同行业组成团体。例如：八和会馆、建造行。此外，还有文化性质团体组织，例如：儒学会组织等等。

本文讨论的“花县会馆”，属地缘性组织<sup>[1]</sup>，创立

于1919年，是本地历史悠久的百年会馆之一。花县会馆在牛车水拥有产业，联同其它15所广属会馆，隶属广惠肇碧山亭成员团体。

## 广东籍贯会馆奉（祭）祀乡贤的情况

本地会馆创立的原始职能在于照顾会员福利，涵盖“生、老、病、死”一条龙服务。以广惠肇碧山亭为例，即有广惠肇学校（教育福利）、广惠肇留医院（医疗福利）、广惠肇碧山亭养老院（养老福利）、广惠肇碧山亭坟场（百年归安福利）等等。广惠肇碧山亭乃是广东籍贯16会馆联合大型组织，相比之下，属下单个会馆在照顾会员福利方面无法跟碧山亭这样的大型一条龙服务媲美。

虽即如此，就以广东籍贯的单个会馆来说，它们的初始功能除了凝聚团结乡亲，照顾乡亲（含子女）的教育、生活等等福利以外，也同时肩负一项重要职能：“祭祀”乡贤先人。笔者认为，单个会馆展现的这项职能，不管是在过去还是当今时代，都是很值得我们注意和肯定。以花县会馆为例，在过去时代扮演着照顾会员乡亲百年归安后的祭祀角色。如今，花县会馆的祭祀角色则“注入”了一些新的因素。为了具体说明这个转变，我们可以将现今花县会馆内灵厅入收的立牌奉祀情况，加以归纳分类。

第一类，是没有后人的先人牌位。会馆肩负“替代”祭祀的职责。

第二类，有后人，由于搬新家后决定不再奉祀祖先，于是将祖先牌位转移到会馆奉祀。

第三类，有后人，但是后人转换了其它宗教信仰，于是将祖先牌位转移到会馆奉祀。

第四类，有后人，但是也同时在会馆内奉祀祖先牌位。

据上分类大致看出：花县会馆从最初只照顾会员终老归安福利，演变到今天则相应时代发展而肩负起“替代”会员后人祭祀先人的职责。这点值得我们留意。

花县会馆情况如此，其它广籍会馆是否也如此呢？为此，笔者采（走）访其它多间广籍会馆，并制表说明它们奉（祭）祀乡贤的情况：

	广东籍贯会馆	馆内奉祀的牌位	备注
1	花县会馆	馆内置乡亲先人牌位；碧山亭也有乡亲灵牌位	仍开放会员购买牌位
2	清远会馆	馆内重修前曾置乡亲先人的牌位。重修后全部移置碧山亭	重修后全部灵位转移碧山亭
3	广惠肇李氏书室	馆内安置李姓祖先牌位；碧山亭也有乡亲灵位	会馆灵厅现有126位祖先牌位
4	西樵同乡会	馆内三楼安置妈姐牌位	妈姐灵位200多个。仍开放灵位出售，大部分是有家属的会员购买
5	顺德会馆	馆内置关帝爷、乡亲祖先牌位；碧山亭也有乡亲灵牌位	已停止售卖牌位
6	中山会馆	附属五个会馆均有乡亲先人灵神位置于礼堂；碧山亭也有乡亲先人灵位	只售卖碧山亭牌位。碧山亭有一个“大灵位”摆放先人灵牌。会馆附属五个“同乡会”（海州，榄镇，古镇，隆都，曹步）
7	番禺会馆	馆内置乡亲祖先牌位	仍开放售卖，每年春秋（秋）祭祀
8	冈州会馆	馆内设乡亲先人牌位，已足额	每年春秋二祭
9	宁阳会馆	馆内曾安置乡亲先人牌位，搬迁后全部移置碧山亭	在碧山亭行春秋二祭
10	三水会馆	馆内置乡亲先人牌位	每年春秋二祭
11	南顺会馆	馆内安置乡亲先人（妈姐）牌位。仍开放售卖牌位	妈姐在80年代陆续仙游，牌位设在会馆

根据上表整理的资料，我们可归纳和得到以下讯息：

第一点，广东籍贯人士都很重视乡亲先人的祭祀，而且履行拜祖、祭祖的惯例行为；

第二点，广东籍贯会馆都设有乡亲先人牌位，以及在碧山亭再购置灵位安置乡亲先人骨灰；

第三点，少数几个会馆因重修或搬迁，馆内原先安置的乡亲先人牌位则移置碧山亭持续奉祀；

第四点，广东籍贯会馆在履行祭祀乡亲先人职能方面，扮演了从以前延续在现在的持续、连贯角色。

时代在变，会馆也在变。又据上表，广籍会馆那些故去的乡亲会员，尤其是没有后人的会员

(例如妈祖),百年归安后会馆就扮演了非常重要的奉祀角色。另外,现当代很多后人转换宗教信仰,因此会馆也直间接地扮演了替代后人奉祀的角色。

相比来说,在单个会馆内设立灵厅祭祀故去的乡贤,仅仅设立和拜祭会员乡亲的牌位,属小型的祭祀场所。像广惠肇碧山亭这类兼提供拜祭牌位以及骨灰安置,则属大型的祭祀场所。小大不同,但在祭祀和传承文化上则殊途而同归。现今时代,如果我们能从“祭祀”职能的角度,重新审视本地老会馆传承和发挥文化传统的作用,就可以看到其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 春(秋)祭祀活动——以花县会馆为例

有人说,广东人拜神(包括祖先)就像煲汤一样,是一门必修课。的确,广东人什么神都拜,且早晚进出门都拜。广籍会馆秉持和肩负奉(祭)祀乡贤的传统。在会馆里,最基本就是早晚献香点灯,每月整理香炉,水果供奉(只有春秋祭才有花)。傍晚为防火患没有烧香。

花县会馆按照传统惯例,每年隆重举办春(秋)祭活动。

春祭在清明节(阳历4月5日)前后,秋祭在重阳节(农历九月初九)前后。春(秋)祭在广惠肇碧山亭的福德祠、碧山亭骨灰塔的花县会馆灵厅,以及会馆神祇进行。春(秋)祭于前一天准备祭品,含:三牲(鱼、烧肉、烧鸡)、鲜花、水果、糕点、宝帛等等。祭品三套(福德祠、碧山亭的两个会馆灵厅)。

祭祀时,首拜碧山亭福德祠大伯公。与祭众人选出一位唱祭(主持),一位主祭,一位副祭,余人陪祭。祭词如下:

### 《祭拜大伯公仪式》

\_\_\_\_年\_\_\_\_月\_\_\_\_日/农历\_\_\_\_花县会馆举行( )祭。

齐集。主祭、陪祭就位。主祭、陪祭上香,献鲜花,献果品,献三牲,献上香茶美酒。

宣读祭词:祝愿我国,国泰民安,人人安居乐业,向大伯公添油(红包一个),(花县会馆上油)诚心上油,大伯公保佑,生得子孙个个大

大旧,事业有成,做事头,正财横财都顺手,不久将来又买洋楼。

神前行最敬礼: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

礼成。献宝帛。

以上,乃唱祭大伯公神祇,祈求大伯公护佑国家和会馆诸同人事事顺利。

祭词特点:一,全程用粤语唱祭;二,祭词多用粤语方言词,例如:“生得子孙个个大大旧”(大大旧,健康强壮个头大)、“做事头”(做老板);三,祭词力求押韵上口(酒zau2、油jau4/jau2、佑jau6、旧gau6、头tau4、手sau2、楼lau2)。祭仪礼成,祭词随宝帛烧送神明。

福德祠(大伯公)祭祀完毕,众人依次前往碧山亭的花县会馆两个灵厅祭拜乡贤。其祭词如下:

### 《春秋祭仪式》

(在碧山亭的会馆第一、第二灵厅进行)

全体肃立。\_\_\_\_年\_\_\_\_月\_\_\_\_日/农历\_\_\_\_为花县会馆春(秋)祭。

主祭就位,陪祭就位。主祭上香,陪祭上香。献鲜花,献三牲,献果品。奠茶奠酒。

主祭领导同人,向先贤灵前行三鞠躬礼。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

宣读祭文:花县会馆同人,谨以三牲酒礼、鲜花果品,敬祭我会先贤,追念功德。于今会务繁荣,有赖护荫,继来追思。祈望保佑后人,事业有成,身体健康、万事顺利,幸福美满。进宝帛。辞灵礼。一鞠躬,礼成!

以上唱祭会馆乡贤,祈求乡贤护佑会馆同人幸福美满,同时追念先人功德,饮水思源。

碧山亭祭祀礼成,众人再集合会馆祭祀乡贤祖先。祭词又如下:

### 《祭祖仪式》

(在花县会馆的灵厅进行)

全体肃立。\_\_\_\_年\_\_\_\_月\_\_\_\_日/农历\_\_\_\_花县会馆举行( )祭。

齐集。主祭、陪祭就位。主祭、陪祭上香,献上鲜花,献果品,献三牲,奠茶、奠酒。主祭领导同人,向先贤灵前行三鞠躬礼:一鞠躬,再

鞠躬，三鞠躬。

宣读祭文：花县会馆同人，谨以三牲酒礼，鲜花果品，敬祭我会先贤，追念功德，于今会务繁荣，有赖护荫，继来追思，祈望保佑后人，事业有成，身体健康，万事顺利，幸福美满。

献宝帛。辞灵礼，一鞠躬，礼成。

以上唱祭会馆乡贤，祈求先人护佑会馆同人。祭词刻意强调“敬祭我会先贤，追念功德”这句。所有祭仪礼成后，众人齐坐会馆吃饭，即“吃公”、“吃祖”。胙肉（烧肉）分切送予所有与祭人，即俗谓：“太公分猪肉，人人有份”。

总的来说，花县会馆对乡贤先人的祭拜，是非常重要的。除了每天献香点油，在碧山亭乡贤灵厅、会馆内乡贤灵厅的春（秋）祭祀是每年一度的隆重活动。

## 祭祀活动展现“慎终追远”的文化意涵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对一国而言，最重要的大事莫过于祭祀活动和军事行动。祭祀和军事活动，能凝聚一国一民。孔子（前551-前479）：“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又说：“吾不与祭，如不祭”：孔子祭祀祖先时，好像祖先真的在面前；祭神的时候，好像神真的在面前。孔子说：我如果不亲自参加祭祀，祭了就跟不祭一样。从这里看出孔子祭祀祖先或神灵带着极虔诚的态度。这种虔诚态度，孔门子张说：“祭思敬，丧思哀”，祭祀要虔诚，居丧要悲哀。

“饮水思源”、“慎终追远”是华人文化传统中根深蒂固的观念。本地会馆创立的原始宗旨，就是提供和照顾从中国南来移民的工作谋生、住宿、子女教育到会员百年归安等等福利。如前引证的花县会馆，除了朝晚上香拜祭乡先人，按例每年隆重进行春（秋）祭。可见，这就是花县会馆践行儒家思想“慎终追远”的最实际行动和明证。会馆同人在进行对乡先人的祭祀过程中，可能不会刻意系统性地阐述祭祀活动背后的儒家原理，或冠上“儒家思想”之名。但是，观其行，考其实，笔者认为会馆的祭祀活动就是从创馆开始，一代传一代“日用而不知”。

会馆的祭祀，是切切实实乡亲老百姓的日用实践儒学，而不是只停留纸上讨论的理论儒学。

其次，会馆祭祀从择日筹办到仪式进行，善后打理等等过程还体现尊老爱幼、尊卑上下的传统价值观。例如，祭祀仪式过程中的唱祭主持、主祭、陪祭等人选，一般都是会馆内“德高望重”的资深乡亲担任。由资深元老“引领”和“点拨”会馆同人，履行整个祭祀的过程。从其过程当中，直接间接展现了华人传统中的尊卑上下价值观。

另外，会馆同人对乡先人的祭祀，也体现和实践了儒家思想里的孝（指对自己的先祖）、敬、礼、慎等等生活化的价值观。在祭祀礼仪圆满完成后，所有与祭人齐坐会馆吃饭（“吃公”、“吃祖”），会馆资深元老也会借助这个聚餐时刻，讲会馆历史和生活趣事，甚至训话。这也处处展现尊老爱幼的价值观。

## 结论

综合本文所论，笔者认为新加坡本地历史悠久的广东籍贯会馆，有可持续发展的态势：

第一，除了具备教育、福利、联谊、经商、康乐等职能以外，我们应该同时留意和肯定这些老会馆具备的“祭祀”职能，这并未被多数人所注意；

第二，广东籍贯会馆继往开来，既继承传统也能与现代社会发展相结合，尤其在传承、促进现代华族乡亲饮水思源、慎终追远的文化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第三，广东籍贯会馆在促进本地华族社群的乡亲身份、族群认同方面，起着积极的作用。

第四，广东籍贯会馆在本地社会能持续存在和发展，其“祭祀”的文化职责、职能，是重要依据之一。

### 注释：

[1] 2022年8月6日《联合早报》报道，新加坡出生的新生儿报生纸不再注明籍贯。

（作者为哲学博士、新加坡花县会馆副会长、广惠肇碧山亭监事、文物馆副主任）



# 春风化雨 润物无声

## 陈荣照专访



文·齐亚蓉  
图·受访者提供

### 童稚岁月

忆起童稚岁月，荣照总有一种莫名的失落感，这种失落感跟父亲的早逝有关。对于父亲的音容笑貌荣照的记忆已经模糊，但清楚知晓他自福建金门南来马来亚（今马来西亚），落脚吉打州首府亚罗士打，经过一番打拼，成了一名颇为成功的生意人。

父亲之前曾有过一段婚姻，原妻病故后，母亲成为他的继室。可叹荣照五岁那年，父亲即因病离开了人间。

“那时好羡慕人家有母也有父。”

好在父亲生前置了不少家产，加上母亲后来也帮人家买卖房屋及首饰，父亲离世后，荣照母子四人（荣照有一姐一妹）倒也衣食无忧。

七岁那年，荣照踏入吉打华侨中小学，开始享受读书之乐。

母亲目不识丁，但她深知读书学习的重要性，而她唯一的儿子荣照显然是个读书的料，各科成绩都不错，华文更是名列前茅。小学五年级时，荣照开始投稿《光华日报》的“儿童副刊”。那时的稿费是每篇文章五毛钱，荣照不记得总共“投中”多少篇，但记得稿费总也有十几



块之多。彼时的荣照应该未曾设想过自己日后会长长久久跟华文打交道，且成为知名学者，但他在这方面的天赋已初露端倪。

## 中学遇恩师

荣照所就读的，是亚罗士打的一间华校，除了英文，其它科目都以华文授课，而荣照最为喜爱也最为拿手的科目正是华文。升入初中后，她遇到了来自中国的恩师黄月娟老师。黄老师酷爱文学创作，尤喜写小说，她极力鼓励学生办壁报，后来还支持他们出版刊物，《华中月报》（吉打华侨中小学）由此而生。

无论办壁报还是出刊物，同学们的积极性都很高，大家相互支持，踊跃投稿，气氛相当感人。爱好写作的荣照是组织者，也是撰稿人，他曾担任《华中月报》主编及社长。《华中月报》销路不错，除本校学生外，附近几个州的学子也纷纷前来订购。

“黄老师对我的影响很大，我很感激她。”虽然离开母校后没再跟恩师联系，但荣照至今仍对她心怀感念。

除了黄老师，另一位令荣照念念不忘的是符气湖老师。年轻的符老师也喜欢写作，每一期的《华中月报》都刊有他的励志篇章——《给青年读者》。此外，他也竭力协助学生推销该刊物。

由于大多数老师来自中国，吉打华中的学子学习华文的热情持续高涨，除了经常相互交流习作，他们还交换华文读物，包括文学名著。大量阅读，大胆创作，这样的学习氛围为荣照日后做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初中毕业后，荣照考入槟城最为有名的钟灵中学（家人随后也迁居槟城）。钟灵崇尚双语教育，除华文外，其它科目一律采用英文教学。为了赶上进度，荣照只好拼命学英文，但这丝毫没有削减他对华文的热爱，他的华文成绩依然名列前茅。

1957年，高中毕业的陈荣照通过了南洋大学的入学考试，成为该校中文系的一名学子。

## 从南大到新大

1958年，风华正茂的陈荣照离开槟城南下狮城，踏进了南洋大学的门槛。

因为所学课程都是中文，比之钟灵中学，此时的荣照感到轻松不少，他也更加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

争分夺秒刻苦攻读的同时，他也参加了中文系的文学社团——“创作社”，成为《大学青年》杂志的编委会成员。主编黄孟文是他的同班同学，另一主编周黎高一届，他们日后都成了新华文坛的重量级人物。

但其实，南大时期的荣照对自己的未来并未设立明确的目标，他只是谨守一名学子的本分，踏踏实实求学问。

1962年，取得学士学位的荣照回到了槟城，受聘于一所独立中学——韩江中学。次年8月，他跟早一年就职于韩中的南大同系校友林宝环喜结连理。那时的南大毕业生所持有的四年制普通学位不受马国政府承认，无法进入政府中学，而独立中学受董事部管制，教师聘期只有一年，职位朝不保夕。为了谋得一份稳定的工作，荣照在婚后的第二年毅然辞职前往新加坡大学文学院攻读荣誉学位。

苦读两年后，还未等到毕业成绩放榜，荣照即赶回槟城，并接受了母校钟灵中学的聘约。就在他安下心来准备好好做个中学教员的时候，新加坡公共服务委员会发电报邀他面试高级公务员，与此同时，新大中文系也希望他回去担任助教，时任系主任的林徐典教授鼓励他回新大继续修读高级学位。原来荣照在毕业考试中荣获一等荣誉学位，当年整个文学院200名毕业生中，仅他跟另一名历史系的同学获此等佳绩。

直到此时，荣照才发现自己真正感兴趣的是学术研究，于是，他毫不犹豫地选择回到新大，担任助教的同时继续修读硕士学位。

## 从新大到国大

1967年，回到新大担任助教的陈荣照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也在林徐典教授的指导下修

读硕士课程，他的研究方向是先秦文学史，硕士论文题目为《诗经史料价值研究》，这是为数不多的从史料角度解读诗经的论著。这部论著1990年由台北市史哲出版社印行，2014年作为《国际汉学研究论丛》之一，由新加坡青年书局再版。

1969年，获取硕士学位的陈荣照留在新大中文系担任讲师，工作理顺后，他开始攻读博士学位。

在攻读硕士学位的过程中，荣照对宋代文化产生了兴趣，故而在攻读博士学位时，改变了研究方向，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是《范仲淹研究》，该论著于1987年由三联书店香港分店出版。完成博士论文后，他继续留在系里任教，起先所开课程为“宋史”，后改为“宋辽金史”。

荣照的博导起初是来自港大的国学大家饶宗颐教授，饶教授在新大工作五年后离开，荣照继而在林徐典教授的指导下完成了博士论文。

取得博士学位的陈荣照继续留校担任讲师，后来升为高级讲师，再后来升为副教授。

1980年，南洋大学关闭，旧南大与新大合并为新加坡国立大学。1992年，已荣升为教授的陈荣照被委任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主任、博士生导师。两年后，汉学研究中心宣告成立，他也同时兼任该中心主任。

汉学研究中心的设立，旨在丰硕国大中文系在中国语言、文学、历史、哲学各学术领域的研究成果，同时促进东南亚华社历史与文化的研究工作，期使国大成为本区域汉学研究重镇。

作为该中心的第一任主任，陈荣照教授积极推动各项活动的展开，高水准研究成果不断问世。自1995至1997年，该中心研究员共出版专著3部，研究报告3种，学术专刊1种，在国际研讨会上宣读论文13篇、专题讲座6篇，可谓硕果累累。

1995年8月，国大汉学研究中心与河南洛阳国际汉诗协会联办了“诗词欣赏与研究的世界”国际研讨会。次年11月，该中心与新加坡南洋客属总会、亚洲研究会、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等机构联办了“第三届客家学国际研讨

会”。1997年6月，该中心在新加坡乌节酒店主办了“儒学与世界文明”国际学术会议，会后出版了二卷本由陈荣照主编的会议论文集《儒学与世界文明》。

这一时期，国大中文系得到良好发展，迎来创建50年以来的历史巅峰期，具体表现在学生人数大幅增加，教师队伍不断壮大，研究领域扩展迅速及开设课程多样化等。

作为一名掌舵者，用日理万机来形容陈荣照的工作日常毫不为过。除了本校的教学、研究及行政事务，他还受邀到香港大学中文系讲学，到北京大学、东京大学、英国伦敦大学、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十多所世界知名高校进行研究工作或参加学术会议。

同一时期，他也曾代表国大出任新加坡教育部华文课程纲要审订委员会主席、新加坡教育出版社中学华文课程编辑顾问与文艺作品编审咨询委员会主席等职。

1998年，花甲之年的陈荣照卸下系主任一职，续聘任教两年后全身而退。

## 参与社团活动

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陈荣照还曾在南洋学会、新社及新加坡儒学会这三个学术团体担任要职。

南洋学会原名“中国南洋学会”，成立于1940年，是东南亚华人最早研究南洋课题的学术团体，由一批南来新马的中国学者许云樵、郁达夫等创办。该团体鼓励会员从事学术研究，并协助他们出版著述。曾出版的有《南洋学会学术研究丛书》及大量的个人专集与文集，《南洋学报》则每年定时出版。此外，该学会也举办各类学术演讲和研讨会，邀请对南洋文化有兴趣的社会人士参加。

陈荣照自1974年起长期担任该学会秘书及副会长一职，2002年荣任会长，两年后因年事已高由他人接替。

2004年，陈荣照主编的《儒学与新世纪的人类社会》由新加坡儒学会出版。



陈荣照所著或担任主编的部分书刊

2010年，为了纪念南洋学会成立70周年，该学会主办了一次国际学术讨论会，出版一本《南洋学会出版书刊总目》（1940-2010）。该总目由陈荣照主编，把过去南洋学会出版的丛书、期刊详尽罗列出来，对研究南洋课题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除了南洋学会，他也是另一学术团体——“新社”的成员。新社是李廷辉、魏维贤，杨进发，黄敬恭等于1966年创办的华文社团，出版的刊物包括《新社学报》《新社文艺》《新社季刊》及《新社文艺丛书》等。其中《新社学报》为学术性刊物，刊载新社成员在语言、文学、历史、哲学方面的研究心得，作者多系新大汉学系、南大文史两系及马大、港大汉学系的老师。陈荣照一度担任社长，他也曾任《新社季刊》主编。1999年，他主编的《新马华族文史论丛》出版。

1994年10月，国际儒学联合会在北京宣告成立。这是一个国际性学术文化联合组织，旨在弘扬儒学文化及一切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推动儒学文化、亚洲文明与世界其他文化文明的互学互鉴，促进世界和平及各国共同发展，促进人类进步。李光耀总理出席开幕礼并发表演讲以示支持，其时新加坡正在提倡儒家伦理教育，亟需一个团体加入国际儒联，“新加坡儒学会”应运而生。学会成立之初，来自商界的唐裕先生任会长，陈荣照及苏新銓任副会长，负责学术方面的活动，后来陈荣照担起了会长的重任。

新加坡儒学会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了一些

工作，诸如办研讨会、办讲座、出版书刊等。2004年，该协会收集各国学者在研讨会上宣读的论文，编成《儒学与新世纪的人类社会》一书出版。这些活动积极推广东方文化价值观，对本地社会人士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此外，他也担任国际儒学联合会荣誉顾问、炎黄国际文化协会常务副会长及中国范仲淹研究会理事与高级顾问。

### 默默奉献

陈荣照教授的学术研究主要涉及两方面的内容，那就是汉学与儒学。前者贯穿了他的整个教学生涯，后者则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离开大学校园之后，他依然醉心于儒学研究，并为之付出了心血。

2014年，他与王昌伟一起主编了《儒家与宗教研讨会论文集》，由新加坡儒学会出版。

2016年10月，他主编的《儒学与现代社会论集》由国际儒学联合会与新加坡儒学会联合出版。本书为国际儒学联合会学术研究丛书之一，汇总了陈荣照教授在进入21世纪后所撰写的学术论文及在一些重要学术会议上的致辞、演讲等。该书对儒学的精深意蕴及其在现代社会中的应用价值进行了深刻阐发，表明儒学可为建立和谐的普世价值观提供丰富的资源，造福社会。

此外，他还于2007年主编了《檳城钟灵中学校史论集》，成为学术界研究钟灵校史的重要文件。

这一时期，他还主编了《新加坡当代华人文

学作品选》（2010年）与《亚细安现代华文文学作品选》（2013年）。

作为一名汉学及儒学大家，陈荣照教授一直都在默默奉献，不居功，不张扬，让人不由想到

“润物细无声”的春雨。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这当是陈荣照教授最为真实的人生写照吧。

（作者为本刊特约记者、冰心文学奖首奖得主）

## 后记

听闻陈荣照教授之大名久矣，但从未敢有过走近他的世界窥探一二的奢望。

“陈荣照教授你写过了吗？”“为什么不采访陈荣照教授呢？”不断有人这么问。

于是请寒川代为联络，然后在一个阴晴不定的午后，满怀崇敬与忐忑推开了他家的大门。那天出现在我眼前的，是一位仁厚慈爱的长者。接下来的两三个小时里，他在我的

陪伴与“引导”下，回溯着过往岁月的点点滴滴。没有长篇大论，没有谆谆教诲，很多细节已经全然不记得，但那又有什么关系。

他家客厅里，满眼都是照片，墙上挂的，桌上摆的——他的父母、岳父母，他的妻子儿女，他的内外孙子女。爱满堂，福满堂。

有关“新社”的部分资料，得到伍木、白荷及周察的热心相助，尤其伍木发来的一些文件及图片极具参考价值。在此一并致谢。





## 茫者和山色

文·林尤惠

### 茫者

我看得见  
海浪的声音  
却听不见海水的  
蓝  
多年以前定格  
这样慢慢失焦

### 窗

我望  
远山那边  
狂风呼啸过  
沙尘扼住喉间  
雾气模糊视线的时候  
我望  
远山那边

### 林高评语：

我“看得见”声音；“听不见”海水的蓝。前四句选用“通感”叙事，很好。当一个人处于茫然的状态，六神无主，五官的感觉也失常了，你想要的，做不到；你不想要的，却出现。末两句暗示“感觉”这样失焦，过程是“慢慢”的。这首诗以“我”作为反思的主体，具有警惕作用。

《窗》是一首将情思借助于景物来表达的诗歌。狂风、沙尘、雾气……读者读了各有领会。

题目的“窗”暗示另一种视角。作者重复“我望”，是表示一阵坚持。“远山那边”是一个颇堪玩味的意象。作者的叙述夹进想象和心理反应。

# 短诗二首

文·黄慧斌

## 邀请函

书桌第二个抽屉被拉开  
一张洁白的卡片被抛入  
不久后  
将会长出黄色斑点  
如同它的前辈

## 社交达人

电视上  
雄性乌贼利用雌雄同体的伪装  
成功交配  
有时穿帮  
急忙喷出墨汁  
安全逃离

我笑了  
刷着Twitter Instagram  
不知是谁  
也无聊的  
从国家地理研究出  
社交的技能

## 林高评语：

两首短诗都是对世界的观照。“邀请函”是预见自己寄去的邀请函最终尴尬的下场呢，或者是，描述无情的事实：主人殷勤发出的“邀请”通常的下场是这样的？两者本质上是一件事。整个过程如“见”到一般，心情其实甚沉重。洁白变黄色斑点尤其令人难堪。第二首是带上幽默的，对于社交平台上屡见不鲜的技能，只轻轻扎一针，读了不禁莞尔。

# 洗从何处来

文·黄梓玮

泡沫  
在衣袖和袜子之间浮动  
汗水与泪水  
一瞬间  
荡然无存  
仿佛从未出现过

一件件，一双双

又回到原点  
随时准备就绪  
脸上总是装作若无其事

浓浓胭脂粉面下  
一张不符合年龄的憔悴  
碍于面子  
选择独自一人钻进被窝

明天又得嬉皮笑脸  
却不知  
喜从何处来？

## 林高评语：

诗的叙事里隐藏着淡淡的悲哀和无奈。第一节洗刷后“荡然无存/仿佛从未出现过”，第二节马上回到“原点”——“脸上总是装作若无其事”，心情却是沉重的。第三节的“脂粉”只是一种粉饰罢了，“孤独”才是日子的本来面目。作者故意把人物的“身份”隐去，从事的是什么行业呢？衣袖、袜子、脂粉，是他谋生的手段，从这里大概可以猜测得出来。题目“洗从何处来”和结语“喜从何处来”借用一字音的差别，透露了要挣脱此“身份”的心理。

# 铃铛和后来

文·陈慧珊

## 铃铛

把铃铛挂在风铃上  
丁零一响  
风拂过我脸颊

把铃铛系在猫咪上  
丁零一响  
猫走来我身旁

把铃铛赠予我  
丁零一响  
我想你了

回赠你一个铃铛  
丁零一起响  
那是我们的笑声

## 林高评语：

这是情人对所爱的人、所爱的物说悄悄话。以“铃铛”作为我与你、我与物沟通的媒介。铃铛，是重要的角色。“赠与我”和“回赠你”是重要的过程，要表达的情愫都要通过这道桥樑和过程。这首诗的语言很简单，也可以写得很有韵致。

## 后来

原觉得看着就够了  
从什么时候开始  
想成为他们呢？

没有任何经验  
不知道该做什么  
迷迷糊糊把表格交了上去  
初选  
采访  
加入

本只想跟随前人的脚步  
从什么时候开始  
想脱颖而出呢？

## 林高评语：

学习是这样的，初始只想跟随、模仿。慢慢的，明白过来了，不该止于此。于是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创造。简单的语言保藏着想法，叙事带出变化，“迷迷糊糊”“脱颖而出”之间应有一些视野上的收获，诗的意味也就在这里产生。





# 大妹回来了

作者·怀鹰

大妹回来了！  
40多岁的她，不施脂粉，头发散乱地披垂着，一件蓝色的短袖上衣，一条黑色长裤，脚上穿着一双很旧的布鞋。这身“打扮”与这个时代格格不入，甚至非常的老土，似乎才刚从乡下出来。

我们还来不及问她近况，她先开口了：“我妈……过世了。”语气平淡，像在说着一件与自己无关的事。

她妈就站在她眼前，她口中的妈是阿姨，比我妈年轻3岁。姐妹俩从小不和，可以为任何事吵架。

“什么时候走的？”妈问。

“昨晚10点，一直泻肚子，泻到没有东西就走了。”

她来找亲生的妈，就是交代这件事。妈挽留她吃午饭，她不肯，还有很多亲戚要通知，

走了。

妈望着她的背影消失在门口，沉沉地叹了口气。自从她跟了阿姨后，四十多年来，母女俩很少见面，谈不上几句话。她跟我们之间仿佛隔着一堵墙，彼此都无法逾越。

阿姨结婚两年，没有孩子，姨丈在北马开锡矿，一出门大半年都没回来。我的爷爷是个老封建，重男轻女，大姐出世后，妈不得不送她回娘家，在外婆的建议下，把大妹过继给阿姨，从那刻起，她的姓从李阿云变成王阿云。

妈原本希望，大妹进入王家后，能过上幸福生活，毕竟是阿姨，两家只隔一块板壁，彼此都能照应。

爷爷在我3岁那年脑溢血死亡，他留下的财富成为众亲戚争夺的目标。爸因赌欠下巨款逃之夭夭，我们因而离开那个豪门，暂时住在娘家。



虽然两家只有一板之隔，但我们少去阿姨家玩。一来是怕大妹认亲，二来怕我们看见她手脚和背部的伤痕，这些伤痕都是用粗大的藤条抽打留下来的印记，多到数不清，新的叠在旧的上面。

阿姨是姨丈的小老婆，原配夫人是北马的锡矿主千金，有钱有势。姨丈没成家之前，浪迹江湖，双臂都有刺青，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尤其是瞪着你时，那眼光好似一把利刃，小孩都不敢在他面前大声说笑，连咳嗽都要尽量控制住音量。他很久才回来一次，两个人一见面就吵。他留下一点钱就走了。

阿姨觉得婚姻不如意，心里窝着一团火，想到伤心处，把大妹当成十恶不赦的坏人，一边打一边骂，多难听的话都骂得出口。“去死啊，留在世上有什么用？去死！去死！”最常听见的便是骂人去死这句话。我不明白她为什么要这样骂？虽然年纪小，可也知道不是好话。大妹的哭声和喊声交织成一片，透过板壁传过来。我有时会情不自禁的捶打板壁，大妹的哭声更厉害。

妈听着大妹的哭声，很想过去阻止阿姨的毒打，但她始终没采取行动，只能默默地掉泪。

有一次，大妹光着身子，从她家逃出来，阿姨抓着藤条，边追边骂：“去死啊！看你逃到哪里！”大妹左闪右避，背部有几条血痕。妈妈不在，我只好跑去找阿嬷，她一把夺过阿姨的藤条，骂道：“你疯了是不是？要把她打死啊？”

“哈哈！我是疯了！我就是要把她打死！如果不是她，阿栋（姨丈）就会回来，打死她！打死她！”

我恨不得冲过去，一拳把她打倒，但还是得忍住。我和妈妈不能在娘家久住，爸爸欠的债必须还，我们一家的生活费也得有着落；妈妈把姐弟寄养在娘家，带我离开。

天气有点阴沉，雨丝漫无边际地撒下来。

我们走到村口，阿嬷牵着大妹赶来。

妈妈看着大妹，嘴唇颤动着，好半晌才吐出货来：“阿云，妈妈和哥哥要走了，委屈你了。”

大妹噙着泪，什么都没说，直勾勾地望着妈妈，表情冷漠站在她面前的，仿佛是另一个陌生人。也许，她在想，为什么要把她送给另一个妈妈，而这个妈妈一点都不疼她，动不动就鞭打她。

我从背包里拿出一只断了前腿的绒毛猫，塞在她怀里，说：“妹妹，送给你。”

她抱着绒毛猫，脸上依然没有表情。妈妈挥了挥手，牵着我朝前走。我们走到河畔，雨势转大，我们躲在河边的“大伯公庙”，妈妈在大伯公神像前跪下来，嚎啕大哭，哭声把我的心哭得酸楚楚的。

我们开始长达三年半的流浪生涯，没回过娘家，哪里有工作，流浪到哪里。我没有玩伴和玩具，当然，这样的时光是寂寞的。

晚饭后，我们坐在门槛上，遥望远远的天边。妈小声儿地唱起歌，听在耳里，感觉万般无奈和苍凉。也许，她想起了大妹，但有什么办法呢？那三年半的时间里，她挨了多少藤鞭？身上的伤痕就像老树的气根。

我们终于结束流浪生涯，因为我到了进学堂的年龄。妈妈不得不带我回娘家。阿姨生了一对子女，宝贝得不得了，但因为姨丈很久没来，家里有断炊之虞。妈妈定做了一辆四轮木推车，由我和表弟妹推去乌桥头巴刹，车上放着一个大竹萝。从住家推到乌桥头，大约二十分钟。我们轮流坐在竹萝里，其他小孩齐心合力推车。好几次，我看到大妹倚在门边，痴痴地看着我们，看来她也很想加入我们的行列，但只要她一挪动脚步，阿姨就在她后面凌厉的喝道：“死丫头！去哪里？”她的脚又缩回去。

卖菜小贩都认得我们，把菜头菜尾送给我们，一大萝的菜捡去烂的部分，其余分给几家人。大舅、二舅、三舅、阿姨，还有自家。我们天天吃这些没人要的菜，总算解决午、晚餐。

我进学校读书，大妹没书可读。她的活动范围很有限，客厅、厨房、卧房，全部的家务

由她一人料理，她没有怨言，不说话，低着头做家务。我不晓得她心里想什么？脸上的表情依然冷漠，仿佛已默认环境给她的一切。随着年龄增长，大妹已变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少女，她有妈妈的容貌气质和性格，但没有爱情。她不出门，阿嬷催促阿姨给她找对象，她坚决不肯。妈妈也着急，但做不了主。

姨丈回来了，把他们一家接去海山街的组屋去。

那时，阿姨又怀了第三胎，她和妈妈商量，要求帮她照顾孩子，将来帮她坐月子。妈妈答应了，也把我带去海山街。

这里居高临下，位置在海山街和余东旋街交界处，走去牛车水很方便。我们跟大妹同在一个屋檐下，但彼此谈不上几句话，她脸上的笑容似乎已成为博物馆里的收藏品。也许她心里有一江一湖的怨怼，也许怪妈妈不该把她送给阿姨。

妈妈和她天天见面，无法拥她入怀，叫一声“女儿”。她看妈妈的眼神依然是冷漠而陌生的，她的嘴好像上了锁，不做家务时，她总会倚在窗边，看着街上的车和人。另一个妈妈骂她，弟妹们欺负她，她一声不吭。有时我很想揍那几个表弟妹，被妈妈的眼色阻止。

生活是平静的，阿姨的肚皮一天比一天大，这期间，姨丈回来一次，塞了点钱给阿姨，又急匆匆离开。

不可预料的风暴突然降临。一天午后，姨丈的原配夫人带了几个女人杀上门来，她扯着阿姨的头发破口大骂，又给了她几个响亮的耳光。妈妈刚好下楼买东西，家里只有阿姨和四个小孩。大妹冲上去，用头去撞那个凶巴巴的女人，她摔倒在地上。三个女人围上来，拳打脚踢，阿姨和大妹都倒在地上。表弟妹们吓得哭成一团。

这一幕看得我心惊胆跳，不知哪来的勇气，我操起一根短棍，吼叫着、挥舞着。三个女人不敢恋战，赶紧溜走。

妈妈回来，立刻把阿姨送去附近的“四排

坡”（中央医院），阿姨流产了！

她们又搬回山村。

10年后，由于山村发生一场大火，整个村子几乎被夷为平地。村民们大多被分配去女皇镇新镇。半年后，阿嬷过世了，风光大葬不在话下。

守灵的第一晚，大妹来了。上香、鞠躬，站在棺木旁，望着阿嬷的遗容，眼里有少许泪光。

大人们都在忙着，我陪大妹聊天。

“阿姨还好吧？”我不晓得要说什么，只能这样说。

她点了点头，淡淡的说：“还好。”

“你有工作吗？”

“我爸开了间船务公司，弟妹们都在那儿工作，我帮头帮尾。”印象中，这是她说最多话的一次。

她该有二十三，模样儿俏丽，该是很多男孩子追求的对象。

“有男朋友吗？”

她没有回答，望着远远的街灯。

“住在哪里？”

“中峇鲁。”

“有空回来看妈妈。”

她像浮云一样飘走了。

匆匆又过了15年，我从沈氏通道一座组屋走过，她从组屋楼下的一间蛋糕店走出来。我们打了个照面，虽然比过去胖了点，头发白了点，我仍然一眼就认出她。

“阿云，你怎么会在这里？”

“我开的店。”

“恭喜你当老板。”我伸出手来。

她有了自己的事业，我们都为她高兴，谁知两个月后，我带妈妈去沈氏通道，蛋糕店已人去楼空。

妈妈过世那天，她来了。一身黑衣服，站在妈妈的遗像前，她垂着头，肩膀耸动着，轻轻地叫了声：“妈……”

（2023年度优秀文学作品奖入围作品）

# 《源》杂志

## 优秀文学作品奖(2023)

为了鼓励本土文学创作，本刊按年度征集小说、散文、诗歌三种体裁的文学作品。由本刊委任的评审委员会，将从已发表的入围作品中评选出优胜者，予以奖励。

2023年度“优秀文学作品奖”征集的作品体裁是小说。以下是“优秀文学作品奖”的投稿须知，敬请留意。

资格：新加坡公民或永久居民。

体裁：小说（未发表过的、具有本土色彩的原创作品）。

字数：4000字左右。

投稿：即日起至2023年10月15日（由于杂志的定期性质，先投稿者将可能获得优先录用。

稿件须注明《本土文学》字样）。

评选：由《源》杂志编委会组织的评审委员会进行评选。

奖金：除稿费之外，优胜者还可获得奖金S\$2000元及获奖证书。

声明：参与者须符合并同意以上条件和规则方能投稿。



# 征稿启事

即日起，《源》杂志长期征求关于新加坡文化、历史、时事、风土民俗等相关题材的稿件及图片

### 征稿要求

- ★观点鲜明、主题突出。
- ★字数介于2000至4000字。
- ★来稿须为有本土元素的原创作品，严禁抄袭、套改、拼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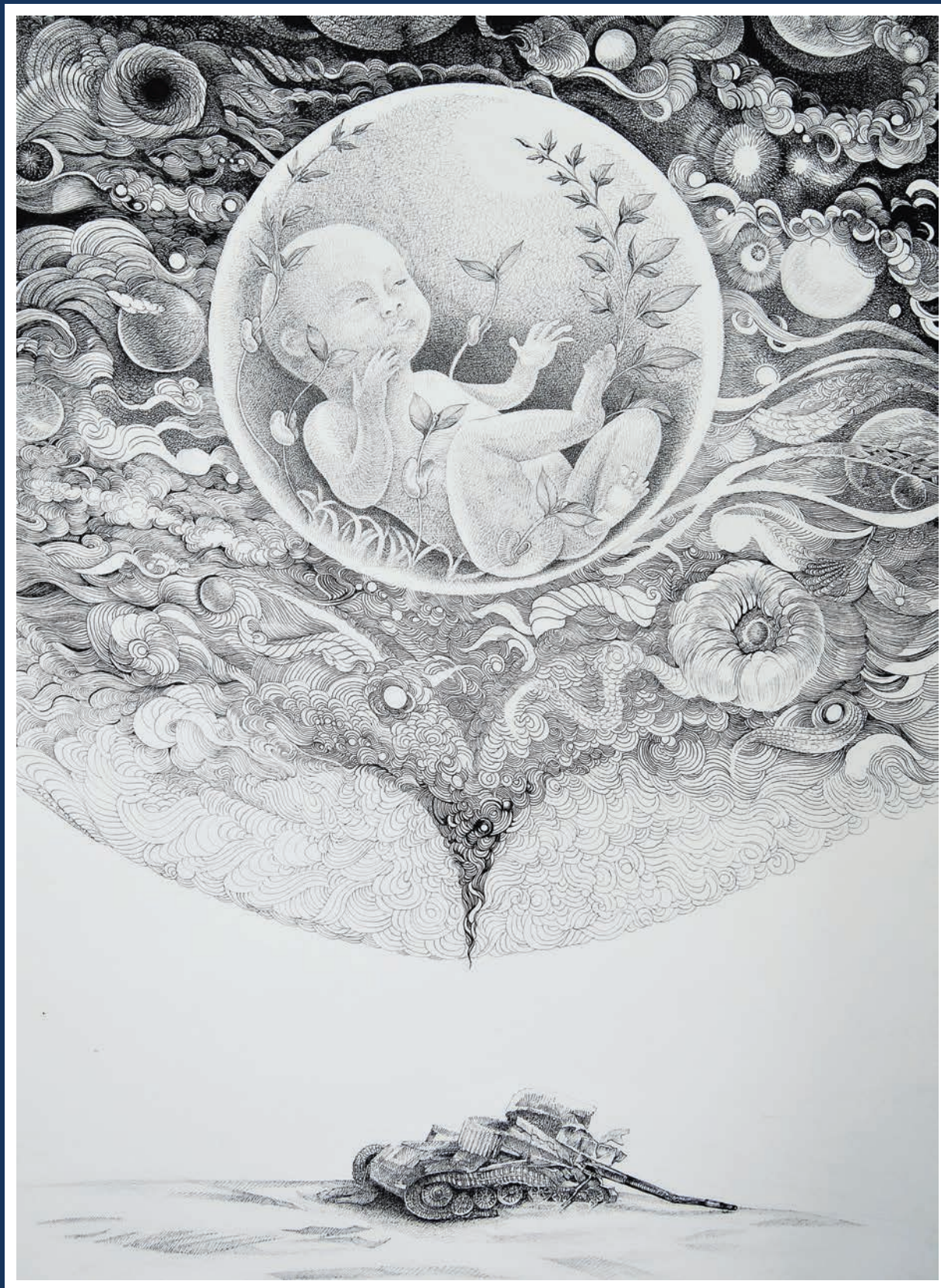
### 投稿方式

请以电子邮件发送文稿至《源》杂志邮箱：  
ruihong@sfcca.sg  
并请在文末提供作者本人真实姓名以及联系方式，以便邮寄稿费。

### 稿件录用

《源》杂志编委会将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遴选稿件。来稿一经刊登，稿费从优。

欢迎通过电邮将您的建议和意见反馈给我们



吴伟才作品《美丽新世界》工艺笔素描 59.4x84.1cm (2019)